論建州與流賊相因亡明

李光濤

本篇所論，用意有四。明末「東事」與流賊爲二大禍，「東事」者，奴兒哈赤之叛國也，流賊者，李自成張獻忠輩也。二者並生，明廷左右支吾，卒至於亡，此讀史者所知也，然其事之詳則未有記錄也。蓋流賊實因「東事」而蜂起，東事亦緣流賊而不救，明兵僅有可用者一股，顧左失右，援東西弊，此其所以亡也。如無建禍，卽無流賊，明卽不至於亡。今排比「直接史料」，然後知東事爲明亡之主因，流寇特因「東事」而起者耳。此一義也。自清人言之，明亡於流賊，清滅流賊，爲明復讐。嗚呼，將誰欺，欺天乎？清人不特不以滅流賊爲懷，且勾引之利用之，乘其隙，因其熾，以亡明也。卽最後一支之孫可望，彼且封爲王爵矣。今天聰實錄原稿中有記勾引流賊事，而順治元年又有一文件，持此文件，多爾袞玄曄復仇之說，徒見其可笑耳。此不可不發之覆，亦治史者不可不知之事。此二義也。清人記錄，侈言流賊之禍，清人官書，更謂彼能除暴安民。然若據當時之文件看，流賊之殺人誠多矣，殺富人，殺官吏，殺不從者，更於暴怒時妄殺多人，若建州則逢人卽殺，無物不搶，蓋專以殺人爲目的，非徒以爲手段而已。卽如四川之禍，張獻忠據此前後不過四年，清人與殘明角逐於此者十餘年，加以吳藩之亂，後先相映蓋數十年，凡不從者，凡不薙髮者，凡遁山谷不爲編戶之民者，彼皆殺之，然後赤地數千里，此又浮於張獻忠十倍二十倍不止矣。此三義也。流賊之起，固激而使然，其妄殺，其無知，蓋其天性然也，然卒以此爲清驅除，所爲何事，可爲後人殷鑒矣。此四義也。

此一論文，今爲重寫之稿，初稿在二十六年夏，成於南京北極閣，曰「順治元年正月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跋」。此文記清人破壞明朝最大之醜史，清人屠殺中

國之慘，遠非張獻忠李自成所及，故吾人於此文，以建州與流賊並稱也。考建州於倡亂之日，雖曰爲明朝之外患，其實建州之淵源，等於內地之流賊，等於中原之叛徒，而此叛徒之說，據奴兒哈赤之履歷可以證之。奴兒哈赤一爲王杲家奴，二爲禁內傭工〔萬曆實錄四十七年三月戊戌〕，三任建州都指揮，四任都督僉事〔萬曆實錄十七年九月乙卯〕，五佩建州左衞之印〔朝鮮宣祖實錄卷一二七葉二五〕，六任龍虎將軍〔中間又僭稱女眞國龍虎將軍，見宣祖實錄卷一四二葉一八〕，七自稱建州王〔朝鮮光海君日記卷一二八葉二三一〕，八自稱後金國汗〔日記卷一六九葉四五〕，九自稱後金天命皇帝〔日記卷一三九葉二四五〕。按奴兒哈赤稱天命皇帝期內，並遼地人民盆盎之類，亦盡挈以去。挈卽搶走之意，盆子亦一見卽搶，此等「皇帝」，其規模可知矣，其與流賊無殊或更過之亦可知矣。奴兒哈赤搶盆之事，見天啓實錄元年八月乙未遼東巡撫王化貞揭。搶盆之外，據明清史料丙編葉四七更有「各搶各得」之言。由此一言，則其爲「皇帝」之儀範更可想見。又按奴兒哈赤最愛讀水滸傳，研究奴兒哈赤之言行，最好以水滸傳爲樣本，庶幾近之。因奴兒哈赤一生實錄，惟可以「兩隻放火眼，一片殺人心」兩語形容之也。及奴兒哈赤子嗣立，或稱大金國汗，或稱金國汗，年號曰天聰，有時又忽然自行削去，而只書干支，如己巳年正月致袁老大人書，卽其一例。〔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九葉以後引明清史料各編卽簡稱甲編、乙編、丙編。〕後又改稱滿洲國皇帝，旋又改稱大清國皇帝，年號曰崇德。以上俱奴兒哈赤父子稱號之經過。至奴兒哈赤時期朝鮮外臣來書，不曰建州衞酋長，卽曰建州衞馬法，並云所謂馬法，似指偏裨而言。〔宣祖實錄卷一四二葉十三，及光海君日記卷一三九葉二三九。又，馬法之解釋，後來順治年戶部尚書車克曾有應設馬法一殘本，殘本內有云：「內官監應設馬法八名，看管庫務。」與偏裨之說亦合。〕又朝鮮致建州衞馬法書，並嘗有「大明爲君，吾二國爲臣」之語〔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凡上所記奴兒哈赤之履歷，今不必一一爲之說明，但就起首曰家奴，曰傭工言之，足徵奴兒哈赤之出身，固極其微賤也。微賤至於傭工內廷，則此等行徑，是否與內地亡命有關，亦不無可疑也。考其時與奴兒哈赤誼同父子之遼東總兵李成梁生平，奴兒哈赤之根柢，更多線索可尋，因李成梁一手培植奴兒哈赤，前後數十年，至

養成大害〔萬曆實錄三十七年九月壬午〕，可見彼等關係之密。由此關係之密，則奴兒哈赤之爲軍中無賴等於內地亡命之走邊者，自顯然矣。惟其如是，故奴兒哈赤亦偶發出良心之言，曰「專仰中國」〔宣祖實錄卷二百八葉三〕，又更爲自誓之辭曰，「忠於大明，心若金石」〔北京大學藏天聰四年正月刻本諭〕。後來則因羽毛既豐，勢力已成，於是恩將仇報，背明做賊，以臣叛君，以下犯上，此等背叛行爲，據歷史往例，本爲亂臣賊子之常事，不足深論，亦不足爲建州之深罪。獨是建州之深罪，罪在忘本，罪在背其若祖若宗所事之明朝。彼之於明朝，自當初言之，則流民也，後來則軍伍也，後來則土司也，以此資格舉兵，其非外患而爲內亂可知矣。即彼之冒充金後裔，後來乃孫亦不承認之。若其所建滿州一號，有類乎建州之訛音〔李文田雜紀記盛昱有此一說〕，更託名西番之徽號，其人其衆多數爲漢人之在邊者，又渠以朝鮮之人，是其不成一民族也甚明。然彼既託滿洲之爲號，以爲洗濯自己罪名之用，以爲自外於中國之資，而此種標榜，馴致今日更爲日寇所利用，用以名我東北四省，是則今日寇之作孽，亦緣奴兒哈赤造作僞號爲之厲階也。夫建州土地，亦明朝土地，建州人民，亦明朝人民，何須再用考定，即奴兒哈赤於此，亦嘗自稱「保守天朝地界九百五十里」，又稱「我之學好明矣」，又稱「聖上知我恭順，則心願足矣」〔見朝鮮宣祖實錄卷七三葉一五〕。凡此皆其作亂犯上，背國忘本之眞贓實據也。明末流賊之殺人，絕不可恕矣，然此不可恕者，當以李自成張獻忠及其他不悔過以及反復如孫可望者爲限，若李定國輩，不但不得以爲罪，後人且須勿忘其孤忠，蓋亦張世傑陸秀夫之儔，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

又本篇初次稿，以付印故，致淪陷戰區，存亡不可知，茲所長傅孟眞先生，囑予再補寫一篇，爰就記憶所及，並略事補充，於民國三十二年夏再寫於川南之李莊。其初次稿內第二段，「清之內闕及多爾袞對明作戰之原因」，今略去，當別爲文以敍之。又初次稿以「順治元年正月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跋」爲標題，見者或不明瞭其內容，故改今名。本篇史料，以內閣大庫檔案爲主，記日確，地名詳，作者就之排比敍述，分類綴合，其義自見。大庫殘檔，乃「直接史料」，與經清人煊染改換者不同，因而可爲推翻清代官樣文章之用者多矣。是是非非，是所

望於徵信求眞之君子。

一　致書勾結之始末

王氏東華錄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甲午條遺詔內有云：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後流賊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禎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剪滅闖寇，入承大統，稽查典禮，安葬崇禎。……以此見亂臣賊子，無非爲眞主驅除也。

此詔原件，業經本所得之內閣大庫殘餘檔案中，此爲清人〔以下關於建州之稱號，無論其時稱金稱清，概以清人書之，以歸一致。〕最得意之文章，其措詞自極冠冕，東華錄據原文直書，一字未改，然此究非一手所能掩盡天下後世人耳目者也。民國二十五年夏，因清理濕爛檔册，檢出順治元年正月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一件，幷別紙附鈔遲起龍回書稿一紙，全與詔語中「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一言相反，曾以編入丙編第八十九葉。此件足證清人所以得國者，其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決非如康熙遺詔所說也。故再錄之，庶幾世之治斯時史事者，不爲舊說所蔽。茲照抄其原文如下：

順治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寫與西據明地諸帥書一封，書口上下寫謹封，用皇帝之寶二顆，內年月，用皇帝之寶一顆，袋正面寫諸帥書。差正白旂石廷柱、固山額金兔、牛彔下遲起龍，廂藍旗李國翰、固山包下封得撥什庫繆尙義，又差蒙古二名，一名係廂白旗一拜固山亦木兔牛彔下莊七，一名係正藍旗惡木格兔固山溫都陸戶牛彔下伯顏。

書稿　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朕與公等，山河遠隔，但聞戰勝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稱號，故書中不及，幸勿以此而介意也。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併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順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此書交與遲起龍。外寫一小帖，征主李時芳，軍師石璧洪。差來人唐通。

抄遲起龍等回書稿　抄遲起龍等回書稿，係三月二十九日到。小的遲起

龍、趙木起、伯揚、妙上義等，跪稟老爺臺座，有小的等，於本月初三日，進榆林城，將書投遞於大都督王帥處看了，給回書一封，又將原書給回，他說書上有衆帥字，又有與他主上意思，書卽（既）拆開，不好給與他主上，故將書給回，他卽將書上話，奏知他主上去了。 昨至屠墨地界，聞說大同等處，盡是他得，是以惱木兔大人代小的暫住一二日，聽他上本的信，卽速進城。 爲此具稟。 三月十五日稟。

此書稿內之諸帥，卽謂李自成之一股。 此時淸人，因聞自成得勢，亦欲乘機奪取中原，故遣使致書，備極勾結之醜態。 又因自成稱帝西安，故於自成之名，毫不涉及，但企圖因諸帥之介，間接而達於自成。 此種企圖，觀之遲起龍稟內所云「又有與他主上意思」一言可知。 至於書中所有「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併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等語，揆之同年四月多爾袞答吳三桂書「予聞明主慘亡，不勝髮指，用率仁義之師，破釜沉舟，誓必滅賊，出民水火」之言，詞語全異，而用意則同，卽以不同之說說兩面，而祈求入據中原之心則一也。 順治元年卽崇禎之十七年，其年正月，自成之兵業已由陝渡河，山西府縣，望風送款。 二月內，自成又親入山西，督兵前進。 淸之使者，由瀋陽賫書，因蒙古奸細嚮導，以三月三日達榆林。 而此時據守榆林之諸帥，自當爲自成部下高一功李錦輩，丙編葉四六九順治二年正月十三日榆林總兵王大業揭帖云：

惟榆林守將高一功，乃闖賊舊黨，堅拒相抗。

又同年五月駕臣李可學奏疏〔丙編葉四八五〕云：

一隻虎等，乃自陝西延安逃下，卽闖逆僞封侯封伯李錦等六大頭領。

上引兩條，雖爲順治二年事，但考之李自成陷都時，高一功及李錦，幷未隨自成同來，則其爲榆林據守，應無可疑。 又高一功卽自成後妻高氏之弟，錦則其從子，彼等與自成，俱休戚相關，故曰闖黨，曰六大頭領。 至於遲起龍稟中之王都督，其名不可考，按自成之官制，都督與將軍同階，秩止五品，是此王都督，似卽爲高李之裨將。 關於原書之退回，當係稟承高李之授意，因彼等不識淸室之根柢而慮中其計也， 雖王都督給與回書一封，揆其情形，亦不關要領而已。 至云王都督「卽將書上話奏知他主上」一語，此時自成固已距榆林甚遠，何時得達，無可稽

考。清之使者，於歸途中，聞說大同等處，盡是自成所得，較之來時情形，更爲有利，於王督上奏一言，又自信爲事實，是以有惱木兔暫住聽信之說。其後此信，果能達闖賊否，雖不無可疑，然自有此一書稿，而清人所謂爲明復讐「得天下之正」一言，可斷斷明瞭其妄矣。

勾結鮮結果，既如上述，於是范文程乃啓攝政王曰：

迺者流寇，踞於西土，水陸諸寇，環於南服，兵民煽亂於北陲，我師變伐其東鄙，四面受敵，其君若臣，安能相保，此政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喪亂，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雖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者，不過自爲身家計，非爲君効死也。是則明之受病種種，已不可治，河北一帶，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爲我有耳。明之勁敵，惟在我國，而流寇復蹂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爲今日計，我當任賢以撫衆，使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進而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爲流寇驅民也。夫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王氏東華錄順治元年四月辛酉〕。

按四月辛酉，卽四月初四日，此時清人，似尚未聞崇禎之死，故啓中多作懸度之言。至云「言歸於好，亦未可知」等語。可見此時清人之心目中，固仍有希望求和之意也。越九日庚午，攝政王師次遼河，以軍事諮洪承疇，承疇因上一啓曰：

我兵之強，天下無敵，將帥同心，步兵整肅，流寇可一戰而殄，宇內可計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以示此行特掃除亂逆，期於滅賊，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之意。仍佈告各府州縣，有開門歸降者，官則加陞，軍民秋毫無犯，若抗拒不服者，城下之日，官吏誅，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內應立大功者，則破格封賞，法在必行，此要務也。況流寇初起時，遇弱則戰，遇強則遁，今得京城，財足志驕，已無固

志，一旦聞我軍至，必焚其宮殿府庫，遁而西行，賊之贏馬，不下三十餘萬，晝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賊已遠去，財物悉空，逆惡不得除，士卒無所獲，亦大可惜也。今宜計道里，限時日，輜重在後，精兵在前，出其不意，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前，賊走則疾行追勦，儻仍坐據京城以拒我，則伐之更易，如此，庶逆賊撲滅，而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財畜，以賞士卒，殊有益也。初明之守邊者，兵弱馬疲，猶可輕入，今恐賊遣精銳，伏於山谷狹處，以步兵扼路，我國騎兵不能履險，宜於騎兵內選作步兵，從高處覘其埋伏，俾步兵在後，比及入邊，則步兵皆騎兵也，孰能禦之？若沿途仍復空虛，則接踵而進，不勞餘力，抵京之日，我兵連營城外，偵探勿絕，庶可斷陝西、宣府、大同、眞、保諸路，以備來攻，則馬首所至，計日功成矣。流寇十餘年來，用兵已久，雖不能與大軍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之也。〔王氏東華錄〕

承疇此疏，蓋因已得煤山之信，時吳三桂請援之書尚未至，故有取道薊密入捨之請。承疇老於仕途，經歷邊疆，熟識賊中情形，而爲一無始終之人，其爲此言，於清殊有利。二日壬申，三桂書至，於是多爾袞遂不納承疇取道薊密之請，卽於四月二十二日率師直入山海關。至此次入關之衆，朝鮮仁祖實錄二十二年卽崇禎十七年四月庚辰記之曰：

> 遠接使鄭太和到安州，遇清使問答後，馳啓曰，……頃日九王，聞中國本座空虛，數日之內，急聚兵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成敗之判，在此一擧。臣問所謂本座空虛者何事耶？曰爲土賊所陷云，而更不明言。所謂本座，似指中國皇帝而言矣。

十歲小兒，七十老翁，無不從軍，可謂傾國之師。同時多爾袞，更命吳三桂爲前驅，而以「除暴救民，滅流寇，以安天下」爲號召，擊敗李自成二十餘萬衆於山海。隨又追自成至燕京，自成西遁，多爾袞遂入據燕京，並封吳三桂爲平西王，下令官民薙髮歸順，因以亡明。而此亡明醜史，檔案中更有曲赦陝西詔稿爲證，稿凡四百餘字，如與勾結之書觀之，皆極醜極惡之言。又此項赦詔，王氏東華錄亦載之，僅一百二十餘字，大非本來面目。詔稿日期，據王錄在順治二年四月丁卯

卽四月十五日，去多爾袞入關只一年，去順治入關只數月，時自成尙在，故稿中猶爲「計日誅滅」，及「與爾百姓克享太平之福」等語。凡此極醜極惡之言，不可不全文錄出，俾與前面勾結之書合觀之，可以共彰其醜於天下萬世。

朕聞除殘暴者，務窮盡其根株，拯艱危者，宜速出於水火。其或除其蟊賊，滌彼山川，哀此遺黎，加之繈褓。所以上承天命，子惠元元，克相罷綏，端在於是。逆賊李自成，一介亡命，草竊崔苻，值明季弛綱，武備多廢，凶鋒四出，流毒中原。始猶跳梁地攻城，聚爲囊橐，繼而詈天射日，直犯闕廷，弒逆躬行，殘害京邑，淫刑黷貨，日夜誅求，致使萬姓靡依，中原無主，朕因遣師聲義，殪賊榆關，自成奔竄歸秦，僅延餘息。今朕入主中國，託於萬民之上，思三秦赤子，何罪何辜，使之受制兇威，不獲歸命，一方阻化，良用憫然。前者特命親賢，秉鉞奮伐，而大將軍豫王，先入長安，蕩其巢穴，大將軍英王，遠涉榆塞，剪其黨羽，凡在逆我顏行，盡已築爲京觀，二、三逋寇，遠遁商藍，力竭勢窮，計日誅滅。惟是全秦幅員廣衍，表裏河山，朕將置吏張官，列爲藩翰，勤施教養，以與爾百姓復游熙皞，克享太平之福，垂於無疆。爾百姓爲賊所苦，離居蕩析，靡有室家，假息游魂，僅存皮骨，偸生忍垢，茹苦含辛，卽有染汚，多從迫脅，自非死黨，皆可情原。茲者初出毒痡，宜深跂望，不有曲貸，曷曰來蘇。朕既一道德以同風，順民心而出治，是用首先開諭，以示本懷，斟酌時宜，問民疾苦，渙大號而無遠弗屆，因舊俗而咸與維新。〔詔款原略〕於戲，矢文德而洽四國，用酬孔邇之歌，勤清問而憂下民，益凜常懷之懼。蓋爲天下所宅心，豈得一夫之失所？曲加赦宥，以恤創痍，所在有司，務稱朕意。

詔中之言，如「逆賊李自成」，如「流毒中原」，如「殘害京邑」，如「萬姓靡依，中原無主，」又如「朕因遣師聲義，殪賊榆關。」幾若果爲明人驅除寇亂者。不知此「殪賊榆關」之時，距遲起龍致書於自成部下王都督，不過數月，其與流寇「流毒中原」，實相等夷。而尙大言不慚，曰「除暴救民」，莊子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豈虛語哉？豈虛語哉？

二　流賊因遼事而起

流賊因遼事而起，按其遠因，不可勝舉，但將其有直接關係者，略述於後。甲編葉三崇禎二年五月十九日兵科抄出薊遼督師袁崇煥題本：

一奴發難，合四海之力不能支，歷十二年之久不得結，而安奢之禍，白蓮之盜因之而起。

乙編葉八天啓二年六月初九日御史劉徽疏：

奴酋跳梁，我兵屢敗，凡市井無籍輩，不曰兵甲之不利，人謀之未臧，遂揑造妖言，妄引天道氣數之說，以搖惑人心。因倡爲白蓮、龍天、皇天、無爲等教，中選巧爲異說善講邪書者，推爲教師，鼓動愚民，哨聚千百，假以供神修福爲名，而日會月會，各捐重貲，以供頭領爲不時之需，從來山東河南盛興之，而直隸更甚。臣自爲子衿，以至登第時，猶見十人內約有五、六爲教門中人，心竊爲地方憂，浸尋至今，則徧地皆傳教之所，盡人皆受教之人矣。頃接四川撫臣朱燮元有白蓮奴賊助賊蜂起一疏，讀之不勝駭異。……然川中白蓮之猖獗，固有見於奢酋之作亂，而思欲附會之也。奢酋之變，揆厥所自，實因招募徵調一節，有以激成禍亂。至於繼奢酋而肆叛逆者，貴州之安酋也。

此所云奢酋，卽四川永寧土司奢崇明，貴州之安酋，卽水西土司安邦彥。按明史朱燮元傳，天啓元年九月，因徵川兵援遼，餉不繼，崇明遂據重慶反，播州遺孽及諸亡命奸人，蠭起應之，列城多不守，崇明設丞相五府等官，僭號大梁王。以故水西土司安邦彥，亦繼起作亂，爲崇明聲援，自稱羅甸大王。

按安酋之亂，朝鮮仁祖實錄二年卽天啓四年四月甲辰奏請副使尹暄面啓國王之言亦有曰：

中原亦有變故，徵兵於黔中，黔中人作毋向遼東浪死歌，遂起兵作亂，衆至十餘萬，王軍門爲此賊所擒，朝廷特發四省兵擊之云。

「毋向遼東浪死歌」亦有所本，見資治通鑑卷一八二隋紀「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惑勸」條。胡梅澗注云：「浪死，猶言徒死也。」此種傳說，東國朝鮮

亦知之，可見其傳播之廣，而其搖動當時之人心，以及聞風爲亂者，當又不止黔中一地也。　又王軍門，卽貴州巡撫王三善，初三善連破賊，有輕敵心，謂賊不足平，駐大方，久之，會糧盡，退師，乃焚大方廬舍而東，賊躡之，副總兵秦民屏參將王建中戰歿，三善遂爲降賊陳其愚所害，於是賊勢益張。

又按明史本紀，天啓二年五月丙午，山東白蓮賊徐鴻儒反，陷鄆城等州縣。同年十月辛巳，官軍復鄒縣，擒徐鴻儒等，山東賊亂平。　按：此山東賊亂雖平，其黨之散於四方者，更所在爲亂，甲編葉七一三崇禎二年閏四月薊遼督師袁崇煥題本曰：

本月六日閱邸報，見陝西巡撫劉廣生題，爲擒獲蓮妖首惡，搜出造反實跡。內稱：妖黨田學孟，首告白蓮謀及張萬緣等，糾衆造反，種種逆證，獲據。乃萬緣供稱華山人有道人馬繡頭者，年三百歲，舉動不凡，知未來事，於三年前已出關，今行兵無有盟主，思得此人，假以號召。

又後來張獻忠營中，有一「老神仙」，嘗自稱有異術，頗與此妖黨有關，且係河南人，揆之劉徽疏中所稱「白蓮等教從來山東河南盛興之」一言實相似。張山來虞初新志卷二所引方亨咸邵村雜記記「老神仙」事甚詳，茲不錄。此「老神仙」既自稱有異術，則其爲白蓮之餘孽可知。　由此觀之，可見安奢之禍，白蓮之盜，固又爲流賊因遼事而起之一直證也。　吾人再將流賊因遼事而起之近因，卽自崇禎卽位〔天啓七年八月〕起，至流賊燎原勢成之年，卽崇禎四年止，凡此四年零四箇月內，所有因遼事所受之影響，如因缺餉，因催科，因徵調，因裁驛，因譁兵，因逃丁，以及因災不恤，因飢不賑，種種原因，據崇禎長編、國榷、明清史料等書之記載，錄其可考者都四十一條，表之如左，此雖不足爲當時此事之全部記載，然流賊因遼事而起之一義，已足證明其確無可疑矣。

紀年	月	日	摘要
天啓七	八	丁巳	陝西巡撫胡廷宴言，臨鞏邊餉，缺至五、六年，靖鹵邊堡，缺二年三年不等。（長編）
	九	己丑	陝西巡撫袁鯨言：見在各軍，庚癸呼天，援遼家屬，悲號動地。昨實征調之令又下，而强壯者多思挈家亡矣。（長編）
	一〇	丙申	甘肅巡撫張三杰言：甘鎮節年累欠至六、七十餘萬，西安等處欠銀，自天啓元年至今，共欠八十餘萬。（長編）
崇禎元	三	乙丑	臨洮軍以餉缺鼓噪，陝撫胡廷宴以聞。（長編，案乙丑乃己丑之誤）

紀年	月	日	摘要
崇禎元	四	壬辰	大學士李國樸言：今日地方督撫等官，連章累牘，爲飢軍請命，良非得已。累計各邊，多則百萬，少則亦四五十萬。（長編）
		庚申	延綏巡撫岳和聲再疏言：延軍乏餉，已越二十七月。……法不能制，情不能諭，譁而爲亂，勢所必至。（長編）
	七	甲申	遼東遠寧兵變，執巡撫畢自肅。先是，寧遠軍乏餉四月，自肅請之戶部。戶部未發，悍卒因大譁，露刃排幕府，縛自肅及總兵官朱梅，推官蘇涵，淳口州同知（遼東疏稿作管糧州同）張世榮，置撫樓上，捶擊交下，自肅傷殊，血被面。兵備道郭廣新至，身翼自肅爲解，括撫賞及朋樁二萬金，不厭，蓋借商民足五萬金，始解。自肅草奏引罪，走中左所，八月丙申，自經死。（長編）
	八	庚寅	督師袁崇煥以寧遠兵變上聞。已而兵部言援遼之兵，皆烏合之衆，原無急公效死之心，一有警報，藉口缺餉，以掩奔潰之實。（長編）
		辛卯	順天巡撫王應豸報，薊門飢軍，於七月二十日，鼓噪索餉。（長編）
	九	壬戌	督師袁崇煥請速發關內積欠七十四萬。（長編）
		壬午	兵部尚書王在晉言：竭海內之力，以供遼餉。功既無成，財復大匱，柳河之敗，止存兵五萬八千。即如樞輔疏以十二萬，此六萬二千之兵，歸於何有？（長編。此云歸於何有，按流寇長編，即山西原有遼東敗兵，不敢歸伍，相率剽掠。）
	一〇	己丑	以袁崇煥請餉疏示閣臣，禮部侍郎周延儒，揣帝意惜帑，獨進曰：關門昔防邊，今且防兵，前寧遠譁即餉之，今錦州效尤又餉之，倘九邊各倣視，其何以應？又曰：古有羅雀掘鼠，而軍心不變者，今何動輒鼓噪？帝是之，降旨責羣臣。（長編）
	一一	壬戌	督師袁崇煥疏陳：關內兵五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員，關外七萬八千三百四十員名，馬騾二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匹。（長編）
		丙寅	戶部言：崇禎二年調寧歲餉，以四百八十萬爲額。（長編）
二	三	壬午	戶部右侍郎南居益等言：延、綏、寧、固三鎮額糧，缺至三十六月。去歲閩省荒旱，窮極思亂，大盜蜂起，狡寇逃丁，互相煽動，千百成羣，橫行於西安境內，邠州、涇陽、三原、富平、淳化、韓城、蒲城之間。皆由飢軍鼓噪，養成燎原之勢。（長編）
	四	甲午	刑科右給事中劉懋疏請減編各驛站所夫驛馬。得旨，故劉懋爲兵科，專管驛遞事務。並云務合十分減六之議。（長編。驛站節裁監，年共六十八萬五千，見崇禎九年顏繼祖疏。）
		戊申	行人馬懋材疏陳延綏歲飢米貴民貧盜起情形，請速發帑賑濟，以弭災黎，以消禍萌。（長編）
		辛亥	戶部尚書畢自嚴奏：昨薊鎮鼓噪，王洽疏內，多以無餉爲言，其實自有別情。緣向日援遼調來關內三萬餘人，後因遼事稍緩，恐遣散致亂，分於九標十二路，今倡亂者，多係此兵。（長編）
		又	上謂輔臣韓爌曰：如今遼餉加派，又征舊欠，又有火耗，百姓苦累已極。（長編）
	五	十五	督師袁崇煥題稱：今各邊兵餉，歷過未給二百餘萬。凡請餉之疏，俱未蒙溫諭，而索餉兵譁，則重處任事之臣。一番兵譁，一番發給，一番逮治。譁則餉，不譁則不得餉。去年之寧遠，今年之遼化，謂譁不由餉乎？近各鎮多以譁告矣，譁不勝譁，誅不勝誅，外防虜訌，內防兵潰，如秦之大盜，譁兵爲倡，可鑒也。（甲編頁七一九）
	六	庚午	陝西巡撫吳煥言：秦自有寇變，獨西安漢中，受禍最酷。而盜實發于延慶洽邊一帶，漢中之賊，絕非飢民烏合，半係邊軍結衆。（長編）
	七	戊子	督理邊餉戶部右侍郎李成名言：遼左兵興以來，添新餉，添雜派，設督運，設督餉，其爲遼計甚急。中外諸臣，亦惟知遼之急而急之，視各鎮若可緩也。而自今視之，各鎮亦何嘗不急乎？豈可處極危之地，當可危之時，而令其敲骹待哺，忍死荷戈者乎？一呼鼓噪，相視效尤，左支右吾，但求徼倖，此封疆宗社之所關也。（國榷）
	一二	癸酉	山西巡撫耿如杞援兵，潰于良鄉。援軍皆沿邊勁卒，竄走剽掠秦晉間。李自成與之合，衆至萬餘，推高迎祥爲首，稱闖王，自稱爲闖將。（國榷。流寇長編耿如杞勤王之兵，部臣調遣失宜，五千壯丁，一呼盡散，山西自此多賊。）

紀年	月	日	摘要
崇禎三	一	丁亥	延綏巡撫張夢鯨，總兵吳自勉，寧夏總兵尤世祿，陝西總兵楊麒，臨洮總兵王承恩，甘肅巡撫梅之煥，總兵楊嘉謨等，先後率兵萬七千人入衛。延安甘肅，兵潰西去，與羣寇合，張夢鯨忿死。（長編。流寇長編：戊辰已巳間，關隴飢民而已，事可一揮而定，楊鶴爲總督，既非將才，又值五鎮精銳皆東行入衛，無將無兵，不得不出于撫。）
	三	丙申	兵科給事中陶崇道言：臨洮援兵，露宿安定門外，本兵梁廷棟，指民居可宿，于是爭入民舍而鬨。前固原總兵楊麒，憂援兵乏餉，廷棟曰：民自有糧，何得全仰戶部？其發言召亂，乞賜處分。上不問。（長編）
	一〇	庚戌	陝西巡撫王順行疏奏：差催寺臣喬承詔，因平、慶、延三府遼餉，徵解無期，悉繫以死。（長編）
	一一	癸未	陝西朝紳崔爾進等公疏：請亟准延撫之奏，再留遼餉二萬兩，賑濟地方災旱。帝謂目今軍興費繁，豈得更議多留？（長編）
		癸卯	兵科給事中黃紹述言，秦晉之寇，飢民與飢兵相半。（長編）
四	一	甲申	三邊總督楊鶴疏奏：洪承疇杜文煥招撫過一千九百人（即張獻忠一股），無一餐之飽，從何處安插？（國榷）
	二	乙巳	刑科給事中吳執御奏：目前急着，塞井徑之口，以遏晉寇東逸，毋使與東兵連結。（國榷。東兵即謂清人。按，執御此奏，恐清乘機勾賊，故以爲言，例如叛賊孔友德等之與清合，可以爲證。）
	三	丙申	太僕寺卿鄒宗周言……晉土自天啓初年以來，無歲不荒，而去年尤甚，重以浩黃之派，急於星火，有司但額考成，新舊併催，斬揭四起，勢所必至。……當此公私交困，軍興浩繁，爲三晉之計，臣不敢言賑言蠲與緩徵停徵，第恐瓦解勢成，議之無及。（長編）
		丁酉	禮科給事中盧兆龍言：秦晉之流寇披猖，飢民響應，近且齊豫之鄉，所在見告。然任人以剿賊，不可不予以剿賊之資。即如洪承疇夙嫻方略，今且以空拳窘步，況其他庸庸者乎？爲今之計，惟有依期給餉，倘可鼓舞軍心，以爲驅使。（長編）
	四	丙午	撫賑陝西御史吳甡言：延綏荒亂，半是塞上飢軍與失伍飢卒，飢民因而隨之，其勢與河南山東之專賑異。以故委十萬金于延綏十九州縣，人僅得其涓滴，而賊之攻掠自若。（長編。流寇長編：李繼禎請三十萬石之值，大賑飢民，以解散賊黨，遲至一年，發銀十萬，賑而無救。） 御史張鳳翮言：宜乘秦中父老望恩感泣之時，再將原派一年新餉八萬七千餘兩，盡數抵留，爲賑臣撫卹之用。帝謂急公輸助，誼在士紳，原派新餉，不得輕議扣留。（國榷。明清史料甲編頁七〇一兵部言：新餉爲東事而加，自當爲東事而用。）
	五	丁丑	工科給事中許國榮言：祖宗之設驛站，所以籠絡强有力之人，使之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使不敢爲非。乃剝庵寂創，俾一切游手游食之人，窮餓迫身，不得不驅而爲盜，流寇蓮妖，半是此輩。況軍興供應不資，勢仍幫貼，窮民驛卒，交受其害，莫不痛恨。科臣劉懋自謂作俑病民，易簀時，猶深以此爲恨。（長編）
		戊寅	兵科給事中魏呈潤言：天下之患，自敵而開。……頃歲交兵以來，增兵增餉，日無遺策。皇上豈不軫念及此，而迺竟允廷議，誠以彼此勢不兩立，爲恢復計，不得不出于此也。（長編）
		丁亥	撫賑陝西御史吳甡言：各堡軍士之苦，不減於民，蓋以各軍每月領餉五錢，而斗米乃至六錢七錢。一月之餉，不足易斗粟，若止賑州縣之民，而獨遺各堡之軍，脫巾而呼，爲憂更大。當一體散賑，必不可已也。（國榷）
	六	癸卯	左府左都督朱元臣言：東兵雖强，計其數不過中國二大縣，然當其搆難之際，每竭天下之財而不足。民之所以不得休息，以有遼事爲之累也。（長編。當時有「遼事平，天下寧」語。見檔案殘片。）
		丙午	吏科給事中孟國祚言：秦中流寇雖撫，而其情形不一，隱禍可虞。即以秦人所傳言之，原在當事者，既主言撫，不肯驟更前局，自竇破綻，惟有日支一日，以救眉睫。是關西一塊土，終致無方可救。……關西乃天下勁兵所在，脫或敵人乘釁再動，致邊腹受患，東西莫支，計將安出？（國榷。此云脫或乘釁再動一言，當指崇禎二年十二月清人有乘機突迫京城之事。）
	七	乙酉	候補禮科給事趙東曦言：自有遼事以來，搜其開者緩者，悉充遼餉。（長編）
	閏一一	丁卯	總督洪承疇言：延屬陳冬大雪十日，積深三尺，糧賑斷絕，延安府斗米五錢，死亡枕席，市廛停罷，荒亂之狀，從來所無。人情不固，何以保守？郡城如此，所屬州縣，危迫可知。（國榷）
	一二	乙亥	禮部員外郎馬懋才，請再發金錢十數萬，專爲延民牛種之資。帝謂實心撫字，自能勸善歸農，豈待專持給賜。（國榷）

凡此因裁驛，因催科，以及因災不恤，因飢不賑等事，明季清初多有紀錄，而小說家言尤夥，蓋爲明末民間週知之事實也。茲摘錄二條，以概其餘。

玉堂薈記卷下：

丙子春，有歲貢生某者，忘其姓名，伏闕下書。上命取覽，以其所言無當而罷之。然其言亦有所見，如云驛遞裁減，而損轎等夫，去而爲賊，則復驛遞，爲平賊急著。一時咸笑其迂，不知此實至言。天生此食力之民，往來道路，博分文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爲賊，將安所得食乎？後有自秦、晉、中州來者，言所擒之賊，多係驛遞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謬。

聊齋志異卷十六韓方條：

猶憶甲戌乙亥〔崇禎七年八年〕之間，當事者使民捐穀，疏告九重，謂民樂輸。於是各州縣如數取盈，甚費敲扑。是時郡北七邑皆被水，歲大祲，催辦尤難，吾鄉唐太史，偶至利津，見繫逮十數人，卽當道中問其何事。答云：官捉吾等赴城北追樂輸耳。農民亦不知樂輸二字作何解，遂以爲徭役敲比之名，亦可歎而可笑也。

茲再合史料以觀之。乙編葉八九四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兵科抄出戶科外抄戶部督催新舊餉務李鍾秀奏本：

東省今歲異常荒歉，每有數十里□□□之地，僵屍滿溝，生者割取充食，甚至父兄食子弟，婆食生媳，隔村巷者，掩取人而食，行旅非衆以兵器自衞，莫敢棲於舍，雖有司刑禁，彼則曰：我固無生也，請死何辭。以此情景，更何憚而不揭竿弄潢？

甲編葉二六保定山東河北等處總督楊文岳題本：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據山東分巡東昌道王公弼呈稱：十一月二十九日，准山東總兵官楊御蕃手本……衆見賊首已亡，隨而披靡，向西南奔潰，本鎮督押各兵，飛馬追殺，直砍至濮州西南柳家屯止。……砍死八千有奇。……收兵之後，本鎮隨令步兵割取首級。不然，遠近飢民，抬去食用，日後無憑察勘。

啓禎以前，明代固非無饑饉寇盜之亂，嘉靖十年，陝西曾罹災荒，正德中，有劉六劉七之變，自畿輔迄江、淮、楚、蜀，無處不被賊，而山東尤甚，至破九十餘城。然其時財富殷盛，元氣未漓，故得安定無事。　至若崇禎之初，國事原未大壞，只因一隅多事，全力遂分。　卽如流賊根柢，亦去劉六劉七尚遠，證據見乙編葉一四六崇禎九年正月兵部題「宣大總督梁廷棟題」稿。　夫流賊勢盛時，猶不及劉六劉七，苟無淸人，何至蔓延而不可制哉。

三　天聰實錄稿中對流賊之勾結

勾結流賊，非始於多爾袞也，天聰時卽有之。　天聰實錄稿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和格貝勒奏曰：

> 今率我兵及邊外蒙古，一從寧遠入，一從舊境入，夾攻山海。　得之則已，不得，可屯兵，遣人致書流賊。　不然，進攻通州，或得或不得，常駐其地。　流賊若久居舊處，仍遣人窺探。　我兵旣常駐於此，則乘夜襲營之計，不可不行。　縱晚夜嚴防，不比白晝，當乘時速爲。　失此機會，後悔何及？

是知天聰時卽有致書流賊之奏。　旣云「遣人窺探流賊居處」，可知彼等實有乘機勾結流賊之意。　又八月初一日，遣人往諭取旅順口藥托得格壘二貝勒曰：

> 汝等云：流賊果強。　聞寧錦不時選兵進發……汝等勿在彼處遷延休息，使者到日，可留兵防守，汝等速來。　特諭。

曰「流賊果強」。　當不外如張文衡所云「又是一進兵好機會」〔見後〕。　可見流賊之一進一退，固爲彼等之得失所關。　因得失所關，於是更有東西相呼相應之事，如曰：

> 西邊常有流賊作亂，更加我兵騷擾關東，顧此失彼，進退兩難。

此爲淸人破壞明朝最得意之言，見羅氏史料叢刊天聰九年二月三月儒學生員沈佩瑞欲成大亨奏本。　又按，彼等殺戮明朝之人民，旣盈野盈城，惟獨對於流賊，則申戒士卒，勿與交惡。　王氏東華錄崇德七年十月壬子敕諭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曰：

如遝流寇，宜云爾等見明政紊亂，激而成變，我國來征，亦正在此。　以言撫慰之。　申戒士卒，勿誤殺彼一、二人，致與交惡。

此外，則又有天聰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房張文衡奏本云：「賊未有托基，亦樂附我」一語，頗與勾結有關。　甲編葉五七：

仍有分外一着，我兵□入，未必驟至□□□賊據太原東南山□□□□□太□□□□其□□□□□□□根山□□未有托基，亦樂附我也。　□□□□□□□□□併力東嚮，亦我西攻□□□勢也。

此件爲原本，全文計二百八十二字，奉天崇謨閣所藏天聰年奏疏册亦錄之，只一百六十四字，比原本少一百一十八字，右引記事，悉删去，見羅氏史料叢刊奏下葉二十三。　原本因缺字太多，不能悉其全文，然吾人試取本中「併力東嚮」四字，對比首節所云「併取中原」四字，則此奏情節，自可明瞭。　清史稿張文衡傳：「文衡遼東開平衞人，明諸生，自言爲代王參謀，天聰八年閏八月，太宗自將伐明，入宣府，文衡自大同徒步來歸，上授文衡秘書院副理事官，賜田宅銀幣，以大臣雅希禪女妻焉。」　據此，可見文衡實爲清人所重。

又按丙編葉三二文衡先亦有一本，言中國惟有此時可取，當時清主對於此奏，極爲重視，至有「待朕思之」一言〔王氏東華錄〕，可見此奏之重要。　茲將原文，照抄於後：

臣張文衡謹奏，爲王事將成，時不可失，機不可錯，遠患不可忽，謹陳中國可取之情，以決意大業事。　臣自到國，不任政事，不通金口，汗廟謨遠大，非書生所能測，但處事機之會，不能無言。　臣觀去年在宣大舉動，似謂中國衆大，未易卒圖。　不知中國惟有此時可取，彼文武大小官員，俱是錢買的，文的無謀，武的無勇，管軍馬者尅軍錢，造器械者減官錢，軍馬日不聊生，器械不堪實用，兵何心用命？　每出征時，反趁勤王，一味搶掠。俗語常云：達子流賊是梳子，自家兵馬勝如篦子。　兵馬如此，雖多何益？況太監專權，好財喜諛，賞罰失人心，在事的好官，也做不的事，未任事的好人，又不肯出頭，上下裏外，通同扯謊，事事俱壞極了。　其所以能拒我者，不過大家怕殺怕搶，怕父母妻子失散，倚仗火炮，死守着城池，也只是

遷天命的計策，有何本領？此時正好進取，兵□所謂惟智者不失事機之會。況宣大去年受兵，飢疲不能即振，□□川湖，又爲流賊擾亂，今起五省之兵，逐日征勦，是賊半天下，兵亦半天下，惟東南一隅無事，又困於新餉，此正東西不相顧之時，又是一進兵好機會。兵法云：乘敝而起，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故云去年遷延多失機會。今汗再不乘時急舉，堂堂天朝，無久弱之理。崇禎不肯輕和，以復仇爲志，無久蔽之明。而我兵漸不如下遼東遼永時，節短勢險，人心有鼎立之志，中國人見我不以大事爲意，殺掠寒心，各懷固守之情。我國事久志怠，子孫百年，未必如一日，強弱無不翻之局。遼東不得山海，差煩役重，兼下邊養人不體汗意，瀋陽無久安之勢。豈非自失機會，反遺後患乎？望汗乘天與人歸之會，凡事俱徹底當眞做起，庶不負天生汗之心也。謹奏。伏乞汗裁。天聰九年正月二十三日奏。

此輩深悉中國情形，故其爲患尤大。乙編葉五五八崇禎十六年正月初八日山東巡按陳昌言題本云：

今次闖入之奴，內遼人叛將儘多。蓋明知我之虛實強弱，所以長驅無忌，直走徐州。

此所謂遼人叛將者，卽張文衡等也。由此可知當時漢奸之可畏，又按清人於勾引一事，不僅對於流賊，大抵凡可勾結者，無不勾結之。羅氏史料叢刊諭帖葉八天聰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與皮島劉五〔劉興治〕書曰：

金國汗與劉府列位弟兄……我國與南朝爭雄之際，爾果殺其官員，率其島民歸我，此天意特使爾等助我也。

又葉十二同年九月初一日書曰：

今冬彼此俱宜整理兵器，以待明年計議行事。

又葉十三同年十月二十日書曰：

旣蒙皇天祐兩國〔此兩國一爲清主自稱，一指劉興治〕和好，我願合天心，永此盟誓。……近日我國，惟整飭器械，餵養馬匹，再無餘事。

又葉十五天聰五年二月初五日書曰：

自謂天成我兩家，指望我攻一處，爾攻一處，我得一處，爾得一處，是以暗喜。

又天聰實錄稿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致皮島沈副將書曰：

諸凡語言，前書已悉。將軍與諸將，速作商量，同予前行。皇天見佑，大事垂成，功名富貴，皆可圖也。機會一失，悔之何及，幸勿猶豫。

凡此勾結之書，考之王氏東華錄並檔案中之記載，如致毛文龍、祖大壽、吳三桂等書，其例不勝枚舉。

四　建禍視流賊爲烈

天聰實錄稿曰：

我兵近邊，將近京屯堡，盡行焚毀，殺其人民，戮力攻戰，何所不成？

又曰：

邊內有城，可取則取之，難取者，則殺其人民，焚其廬舍，屠掠而行。

又曰：

徧閱邊城，乘瑕而入，殺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滿所欲。

凡此殺人屠掠之語，自天聰元年至崇德八年，卽天啓七年至崇禎十六年，檔案中所記載者，不勝列舉。凡此記載，徵之後來，不僅始終一轍，且更變本加厲。甲編葉九三九崇禎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兵部行「原任工科都給事中王猷奏稿」云：

逆虜犯我郊畿，幅員三千里，惟所蹂躪。如眞定一郡，連城三十有一，十七不守。臣家趙州，則焚殺異甚，慘毒未有……有名籍可查者，被殺則二萬五千二百餘軀，被虜則四千八百餘名口，其他有覆其宗，屠其家，及羈客死委巷俘擄而莫之知者，又不知若干矣。

又云：

前癸酉冬，流寇犯趙，舉人李讓等死焉，臣疏請，奉旨曾徼恩卹。況今日之變，視昔萬萬不同乎？

按乙編葉四五六載「若趙州一城，遼闊二十里，自十一年虜破之餘，城內士民，不滿三百。」又按各書皆言李自成張獻忠，殘忍嗜殺，亘古無聞，而此乃云「虜變

視流寇萬萬不同」。 卽此可以證明建禍實比流寇爲烈矣。

又據甲編九六零葉崇禎十三年正月山東巡撫王國賓題本言山東「虜禍」之狀云：

據山東右布政使侯國安呈稱：東省自罹虜亂，數百萬錢糧，悉無可問。……本司於本年六月初三日，方始入境，所過地方，由黃河以抵濟南，計程數百，皆奴氛流毒，村落寥寥，途次杳茫，遙聞率多號泣之聲，不覺潸然淚下。 沿路撫綏，於六月十一日到任。 目擊全齊皆灰，臭氣逼野，血積盈衢。 所遺零星殘黎，盡髡髮壞面，損股折肱。 本司於灰燼中，整頓安插。

按崇禎中，清人凡入犯四次，曰己巳，曰丙子，曰戊寅，曰壬午，上記兩條，明人謂之「戊寅虜變」，卽崇禎十一年。 此次之變，據王氏東華錄崇德四年三月丙寅亦有記錄曰：

左翼睿親王多爾袞奏：臣等毀明邊關入，兩翼兵馬，約會於通州河西，由北邊過京城，自涿州分兵八道，一沿山下，一沿運河，於山河中間，縱兵前進。 北京迤西千里內，六月俱已蹂躪，至山西界而還。 復至臨清州，渡運糧河，攻破山東濟南府，至津南天津衞。 仗皇上威福，大兵深入，克城三四十座，降者六城，敗敵十七陣，俘獲人口二十五萬七千八百八十。 將士凱旅，無一傷者。

又右翼貝勒杜度等疏云：

臣等從北京西至山西界，南至山東濟南府，蹂躪其地，共克十九城，降者二城。 敗敵十六陣，殺其二總督，及守備以上官，共百餘員。 生擒一親王，一郡王，一奉國將軍，俘獲人口二十萬四千四百二十有三，金四千三十九兩，銀九十七萬七千四百六兩。

以上兩疏，但報擄獲之數，而於殺戮人民之事則不及。 然據吾人參考同書崇德四年七月致明帝書，關於所云「死亡百萬，非朕殺之，實爾君臣自殺之」等語，頗可看出當日建禍痕跡。 蒲松齡聊齋志異拾遺，都四十二則，所記皆爲明末清初事，其中鬼吏一則，卽與崇禎十一年「戊寅虜變」有關。 茲錄如下：

歷城二隸，奉邑宰韓承宣命，營幹他郡，歲暮方歸。　途中遇二人，服色亦與己類，同行半日，近與話言。　二人自稱濟南郡役，隸曰：郡署各役，相識者十有八九，二君則殊昧平生。　其人曰：實相告，吾乃城隍之鬼吏也，今將以牒投東嶽。　隸問牒中何事，曰濟南大劫，所報者，被殺之人民數也。　驚問其數，答云，亦不甚悉，恐近百萬。　隸益駭，因問其期，答以正朔。　二隸相顧，計到郡，正值歲除，恐罹於難，遲之欛貽譴責。　鬼曰：違限罪小，入劫禍大，宜他避，姑勿歸。　隸如言，各趨歧路而遁。　無何，兵至，扛尸近百萬，二隸得免。

又志異卷十六韓方一則內，所記明季枉死之鬼，亦與此條爲一事，如曰「今日殃人者，皆郡城中北兵所殺之鬼。」　北兵卽清人，清人屠濟南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下亦有云：

有韓經歷者，陝西人，爲濟寧衞候缺經歷，父子寄居寺中已五六年。　戊寅冬，夢至一府署，有多人繕寫造册，問其所以，則城陷死籍也。　偶拈一册，僅見有一濟字，其人亟掩之，驚而悟。　父子相與謀曰，濟寧不可居矣，遂求差往會城。　明年正月二日，城陷，父子俱死，而濟寧固無恙也。

徒欲避濟寧之濟字，而不疑濟南之濟字爲何，則知定數所使，不可逃也。

此雖小說家言，然足以反映其時之實在情形矣。　按甲編葉九三零崇禎十二年正月十七日兵科給事中李煜題稱：臣十四日辦事垣中，知濟南府於本月初二日寅時失陷。　又按同書葉九六二山東巡撫李春蓁疏言：歷城知縣韓承宣，被虜拘執，不肯屈服，虜之怒，被殺，女驁姐，亦義不受屈，投井死。　由此觀之，是此拾遺一書，因作於清初，避清所諱，故乃曲折其辭，託之鬼吏耳。　至於扛尸百萬之說，亦係記實之言。　乙編葉二五三崇禎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兵科抄出浙江巡撫熊奮渭題本云：

據平湖縣申稱：據生員陸璘陸琇等呈稱：痛兄陸璨，以甲戌進士，除授濟南府推官，挈帶家眷赴任。　今春二月間，璘等在家聞變，奔赴濟南，但見城中焚殺已空，殘屍燒埋已盡，兄骨無蹤，僅得招魂。　……今蒙行查兄璨，有無回籍。　泣思百萬慘屠，全家泯滅，果有隱情，難掩隣右耳目。　呈乞

申覆等情。

此濟南一處，卽云「百萬慘屠」。是則清人之所供，毫無可疑。明朝遼患二十餘年，見人卽殺，見財卽搶，例如天聰四年五月，貝勒阿敏，無端盡屠永平歸順官民一事，當時降彼者，且有時盡屠，則不降彼者之被屠可知矣。

又清人最後之入塞，則爲崇禎十五年十一月事，卽「壬午虜變」。此回擄獲之數，據王氏東華錄崇德八年五月癸卯奉命大將軍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內大臣圖爾格等之奏報，比之戊寅一役，尤爲滿意。奏曰：

> 臣等率大軍入明境，直抵兗州府，莫能抗拒。殲魯王及樂陵、陽信、東原、安丘、滋陽五郡王，及宗室千人。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共八十八城，歸順者六城。擊敗敵兵三十九處。獲金萬二千二百五十兩，銀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段五萬二千二百三十匹，段衣三萬三千七百二十領，皮衣一百一十領，貂狐豹等皮五百有奇，角千一百六十副。俘獲人民三十六萬九千，駝馬騾牛驢羊共五十五萬一千三百有奇。外有發窖所得銀兩，剖爲三分，以一分給賞將士。其衆兵私獲財物，無算。

清人之搶獲愈滿足，則中原地方之殘破亦愈甚。乙編葉四七九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十二日山東臨清之破，據天津總兵曹友義手本云：

> 大約臨民十分推之，有者未足一分。其官衙民舍，盡皆焚燬，至今餘燼未滅。兩河並衢路，屍骸如山若嶺，豈能窮數。城垛盡皆折毀。

按甲編葉九二三太監高起潛題本有曰：「總計臨城周匝遶三十里，而一城之中，無論南北貨財，卽紳士商民，近百萬口。」又按首本葉二零戶部主事曹璣奏本內有「清邑殺十萬戶」一言。據此，知此翻臨清人民死亡之數，又當數十萬。可見建禍之烈，過於流賊矣。

此年入侵，獨於山東爲最慘，不但臨城被屠，卽蕞爾小邑，亦殺擄殆盡。甲編葉三八崇禎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兵部武庫清吏司吳一元揭帖云：

> 臣籍范縣。去歲醜虜南下，蕞爾小邑，旣無額兵，又乏救援。於十二月初二日，虜遂由城西南角攻陷。可憐寥寥士民，橫被屠戮。加以土寇乘

機焚搶，禍變頻仍，豈惟死徙不免，抑且殺擄殆盡。　現今閭里誰爲炊煙，郊原惟見燐火，無民而誰起三農之色，無農而誰作萬寶之成。　新補有司，恐卽三異十奇之政，亦難驟施於丁亡戶絕之時。　於此，而輒問起運，問存留，法將誰加乎？

曰「土寇乘機」。　據乙編葉九零八崇禎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戶科外抄戶部督催新舊餉務李鍾秀奏本有曰：「察得崇禎十一年間，虜薄都門，北直東省土寇，乘機竊發。」　又據乙編葉五四三崇禎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兵部有一行稿，與土寇乘機有關，亦節錄於後，以見當時山東土寇，亦因清人而起。

十年以來，奴已四犯。　前此蹂躪之後，山東一帶，土賊蠭攢。　今日慘傷，倍蓰於昔，則繼此而逞者，安知轉盼之全齊，不爲見前之中土乎？

此回清人蹂躪內地，據上文所引奏報，共破八十八城，凡此八十八城之被禍，無須在此多舉，但以臨清范縣之事爲證足矣。　然則此番建禍爲何，如可由此想像得之。　凡此屠掠，後來順治中，更酷烈無比，卽如多爾袞入關之初，據丙編葉四九七，猶有「不論一省一城，□不剃頭者，卽發兵進剿」之令。　於是前前後後之許多屠城，皆與此言爲一事。　卽如順治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高明之屠，據兩廣總督佟養甲揭帖「凡係蓄髮者，盡行誅戮。」　誅盡之後，於是始「傳令封刀」，見丙編葉六三九。　凡此酷烈之禍，卽就清初各小說觀之，亦可略窺其大概。　鈕琇觚賸正編卷一：

順治元年夏五月，嘉興甪里街徐圃臣，偕同人三五，中堂暑話。　聞堂柱中腷膊三響，柱忽開裂，跳出一緇衣雛僧，長二寸許，背負黃袱包，遶地疾走。　衆皆駭愕，環而逐之。　隨手攫得，咂然有聲。　以漆盒絨覆，移時闃寂。　啓視，則化爲燕窩，殘泥零落，他無所有。　是時天下初定，王師南下，所至歸命，禾郡已改服薙髮矣，而人情搖搖，潛蓄異謀。　適遇柱僧之怪，亟召術者黃姓占之，黃翠凝良久曰：此大不詳。　夫僧者，薙髮之象也。　負包而走者，無家可歸也。　燕泥零落者，破巢之下，無完卵也。　吾郡其有厄乎？　未幾，徽人入禾，倡亂舉兵。　王師聞變，自閩返旅攻城。　城陷，焚戮之慘，竟符前兆。

同書卷八：

順治庚寅正月，耿繼茂尙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慘。城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溺以死，復不可勝計。浮屠氏眞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瘞於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卽於其旁，築爲大坎瘞焉，名曰共塚。亂定後，延侶結壇，設伊蒲之祭。番禺王孝廉有祭共塚文，頗行於世。

聊齋志異卷十三宅妖：

謝遷之變，宦第皆爲賊窟。王學使七襄之宅，盜聚尤衆。城破兵入，掃蕩羣醜，尸填墀，血至充門而流。公入城，扛尸滌血而居，往往白晝見鬼，夜則牀下燐飛，墻角鬼哭。一日，王生皞迪，寄宿公家，聞牀底小聲，連呼皞迪皞迪，已而聲漸大，曰：我死得苦，因而滿庭皆哭。公聞仗劍而入，大言曰：汝不識我王學院耶？但聞百聲嗤嗤，笑之以鼻。公於是設水陸道場，命釋道懺度之，夜拋鬼飯，則見燐火熒熒，隨地皆出。先是，閣人王姓者疾篤，昏不知人者數日矣，是夕，忽欠伸若醒，婦以食進。王曰：適主人不知何事，施飯於庭，我亦隨衆啗噉，食已方歸，故不飢耳。由此鬼怪遂絕。

天香閣筆記卷一：

予自江右入浙，過鄱陽湖，進舟上饒江。所歷安仁、貴溪、弋陽、廣信、玉山諸郡縣，入其城，大都不過數十家，而江中行舟，竟日罕見，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鎭將者，河南人，日率健兒入村落，繫鄉民以歸，指爲山賊，屠掠殆徧。廣信一府，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余以業鹽持引，穿橫卒而過，無敢呵者，入貴家大族，皆閉門團坐待死，得吾升粟撮鹽，則大喜，唯吾所欲而不較。予聞此言也，掩耳急去，時甲午八月。

又云：

康副將移鎭袁州，其侍妾皆廣信所掠者，因謂之曰：爾輩有親戚，欲歸省者可自言。羣妾喜，欲歸者三十餘人，皆令治裝上轎。發三十里，

封刀授健兒，取首以驗。

謝遷之變，「血至充門而流」，此事甚多，例如丙編葉六二九順治四年十月山東巡撫張儒秀揭帖所稱「屍與門〔城門〕齊」，「用火燒死三四千」，「屍橫血流，不計其數」。皆山東境內屠戮之證。

又廣信各屬之「屠掠殆遍」，據順治六年五月二十三日到南贛總兵胡有陞殘揭帖則有「斬殺數萬，火滅煙消」，「砍死遍地，不計其數」，「奔河淹死者無算」語。又順治六年五月初十日南贛巡撫劉武元奏本云：

> 贛南各屬地方，無一處不慘遭焚戮，流徙逃亡，誠亘古未之有也。……南康、信豐、會昌、興國四邑，止餘瓦礫空城。

以上見丙編葉七二七及葉七六四。又按同書葉七五九有「從賊亦死，不從賊亦死，」「攻克所至，玉石俱焚」之言，此類記載，即「降者亦殺，不降者亦殺」之另一詞也。總之，「盡屠而已」。盡屠記事，姑以南昌爲例。甲編葉二三八順治五年十月江南總督馬國柱塘報勦殺江西逆賊情形揭帖云：

> 案照江西省城大兵，周圍挑濠築墻，水陸重困，已經繕疏報訖。茲於本年十月十八日，據總統大同兵馬防剿九江副總兵楊捷稟稱：九月三十日，據抄報委官任虎報稱：本月……二十日，城內投出賊陸名，稱說……城內鄉民，餓死甚多。譚固山將賊六名殺死。二十一日，廣潤門投出賊兵十四名，馬二匹，譚固山分付都殺訖。……同日，又據副總兵楊捷塘報：本年十月初六日戌時，據江西偵探把總馬明旺等報稱：九月三十日……省城各門投出百姓，有三四十名，有五七十者，有百餘者，俱出投降，拿到譚固山面前，審畢，發與衆家，男婦不留，俱殺訖。十月初一日，省城百姓，從四門投出男婦，共有三百餘名，譯固山審問，據說：城中絕糧半月有餘，米賣銀八錢一升，糠賣銀二錢一升，老鼠一個，賣銀八錢，人喫人，不能支捱。審畢，發出分殺訖。……初二日……戌時，賊城內放火，燒房屋一所，賊僞王副將，乘城內火起，帶領賊兵併家眷五百餘名，剃髮披甲投出，譯固山止留十一員名，餘賊分殺訖。初三日午時，有賊將一員，領賊兵一百二十名，攜帶大獨眼槍四桿，三眼槍四桿，鳥槍七桿，火藥三桶，投在廂紅旗

下，火藥火器留用，賊官賊兵俱殺訖。　本日未時，城內投出百姓男婦七十餘名，男人分殺，婦女分留。　初四日……午時，從各城門投出百姓男婦一百餘名，男俱殺死，婦女分留。　各等情。

南昌圍城，據天香閣筆記卷二，有「城中百萬之衆皆餓死」一條。　而此百萬之餓死，據清人，猶以爲「又全不殺之仁」。　例如披鎖爲僧之趙王朱由栩，據順治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兩廣總督佟養甲題本則以爲「逆種未除，終貽後患。」　於是「令趙王引環自盡。　既絕將來之患，又全不殺之仁，」　又硃批云：「知道了，該部知道。」　見丙編葉六一九。　據此，則南昌城中百萬之餓死，自然亦出於清人不殺之仁。　此眞與野獸無異。　所異者，野獸無此假仁假義之詞耳。

又清人之塗炭生靈，更巧於卸責，其塗毒山西地方，凡七八年之久，殺晉人無數。　例如遼州一帶之屠殺，則曰「殺賊無數，餘孽奔逃，悉被滿兵盡殺。」「將賊剿殺無數，間有鼠竄奔山者，亦被滿兵沿山搜殺。」　又如運城之屠，則有「自寅至午，官兵城內搜殺萬餘，屍滿街衢。」　以上均見丙編葉七三三及葉七三五，皆清人眞正屠殺之事。　及檢同書葉七六五記載，則又不然其說，如曰：

山右自姜逆倡亂，徧地伏莽，百姓殺戮過半，財物焚掠殆盡，廬舍垣墟，田園荒蕪，晉民已不堪過而問焉。

曰「百姓殺戮過半」，曰「晉民已不堪過而問焉」。　此種景象，實由於清人「沿山搜殺」，「城內搜殺」所致。　搜殺結果，於是晉民始「殺戮過半」，殆「不堪過而問焉」。　「姜逆」卽大同總兵姜瓖，「倡亂」卽南明恢復之師。

又按流賊之禍，試舉張獻忠言之；據清人記錄，固爲「殘忍嗜殺，亘古無聞」。然此非無異說也，卽如不肯仕清之劉獻廷云：

余聞張獻忠來衡州，不戮一人。　以問婁聖功，則果然也。〔廣陽雜記卷二〕

曰「不戮一人」。　當時之清人，無此紀錄也。　同條更記獻忠常發銀十五萬，以賑饑民。　當時之清人，又無此事也。　「敗者爲寇」，是以天下之惡皆歸獻忠，而清人之殺人無數，皆寫入獻忠賬中矣。　例如四川之殘破，豈盡獻忠之故？　考獻忠入據四川，首尾僅四年，獻忠之殺人，自然衆多，然如蜀記一書，記獻忠殺

人，合計六萬七千萬，直當今日全國戶口之一倍半，亦卽明末戶口之十餘倍也。此言之無稽，不辨自明。至於清人，當順治十八年未統一中國之前，卽攻殺四川境內十餘年，此十餘年內之攻殺，據殘餘檔案，「殺死不計其數」。丙編葉七二零四川巡撫李國英揭帖：

……發滿漢兵丁……於……〔順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寅時……星遼潼川……自午攻圍潼城……我兵奮勇攻入城內……所有殺死叛賊，不計其數。

同書葉九五八順治十六年正月二十日陝川總督李國英關於揭報渝城攻殺之狀云：

傷死賊衆，不計其數。

及

殺死逆孽飄落江水者，不計其數。

曰叛賊，曰賊衆，曰逆孽，皆當時不肯剃髮之人。據右錄兩條，依吾人分類，則應曰「四川建禍史料」。今約計此項史料，其未編入明清史料各編，猶待出版者，尙有殘件一大捆，因淪陷某地，猶聞其無恙，姑不多舉，但姑就李國英兩揭姑觀之，亦足爲清初塗炭四川之例證。後來纂修明史時，又悉以屠殺川人爲獻忠之事矣。此實誤後人不淺。

又按，總上所引，殺死不計其數之記載，皆順治入關後之事，凡此入關後之屠殺，據明清史料甲編二至六，凡五本，丙編五至十，凡六本，共十一本，此十一本之史料，幾於葉葉俱殺人記事。而此殺人之本章，所蒙之硃批，大都又皆曰：

知道了。有功官丁，兵部察奏。

此十一本史料，如以當初整個順治朝之全部檔案計之，其所佔之數量，只僅僅千中之一、二而已，千中之一、二，殺人之酷烈，猶如此可畏，則是吾人之先民，當時之不絕，蓋亦僅矣。偶檢天啓三年實錄載是歲戶口曰：「五千一百六十五萬四百五十九」，又檢順治十七年王氏東華錄載是歲戶口曰：「一千九百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二者相較，計少去人口三千一百餘萬。此如許人口之短少，試舉例言之，如順治九年至十年，此一年間之人口，據王錄卽係由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零減至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千零，相差五十六萬七千零，此數十萬衆之死亡，自然與

清人在其佔領區域內恣意屠殺之事有關。由是觀之，於已歸順地方，猶有此屠殺，則是於未歸順地方之屠殺，其烈更可知。及順治十七年，統一南疆，漸漸成功，於是人口亦漸漸增至一千九百八萬有零。而此人口之增加，絕非清人愛養所致，乃係併吞南疆後新得之衆也。此不可不知。

更有言者，自明天啓初至清順治末，前後約四十年，此四十年之人口，其中所有死亡之原因，當然有死於寇亂者，有死於災荒者，有死於疾病及他故者，然如試觀本文所舉之史料，卽謂之皆死於建州之禍，亦無不可也。蓋中原流寇，以及同時之因災不恤，因饑不賑，固無一事不因遼事而起也。清人已致流寇之蔓延矣，猶以爲未足，又從而勾結之，以求併力塗毒中原。惟其始終以塗毒中原爲事，故清人之殺人，比之流寇之殺人，更殘忍，更無數。雖然，此殘忍嗜殺之結果，於彼亦不利。丙編葉六五三戶部題本：

> 戶科抄出江西巡按董成學題前事內稱……萬安抵贛，二百餘里，沿途之廬舍，俱付灰燼，人蹤杳絕。第見田園鞠爲茂草，郊原盡屬丘墟，覩□□也，食不下咽，而況於雞犬無聞，煙火寂然□□朝食半餐以充飢，暮結露幃以禦寒。奔馳□贛，查保甲不滿千人，稽倉庫並無錢穀，城內數宅茅房，小民難以安居。官雖設而無民可治，地已荒而無力可耕。夫賦從民出，無民而尙何催科之可施乎？

因無民可治，催科無可施，於是不得不議招集。丙編葉一零零零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戶部題本：

> 戶科抄出巡撫四川……張德地題前事內開：竊惟生財之大道，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是自古不易之理也。未有有土無人，而卽有此財用者也。蜀省洊罹慘刼之後，民無遺類，地盡拋荒，久在我皇上睿照中矣。臣思朝廷闢此殘疆，勦除巨寇，不知費盡內帑數千百萬金，方能有此荒土也。及至開闢之後，每歲俸餉驛站等項，又在外省協濟，計百萬金不止，而蜀省之所出產者，僅數萬金而已。臣蒙簡命，任此荒土，增賦無策，踽踽不安，夙夜圖維，舍招集流移之外，別無可爲裕國之方。

曰勦除，曰開闢，皆屠殺之證。屠殺之後，因有土無人，於是始議招集，以爲

裕國之方。此保留殘黎眞相也。後來雍正七年九月癸未有一諭旨，反謂「大有造於中國」。

我朝之於明，則隣國耳，〔按北京大學藏天聰四年正月刻本諭則云：我祖宗以來，與大明看邊，忠順有年。……先汗忠於大明，心若金石。……北關與建州，同是屬夷。〕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四起，倭寇騷動，流賊之有名目者，不可勝數，而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刼殺，其不法之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勦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人民，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遺之歎，其偶有存者，則肢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間，猶有目睹當時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慶幸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羣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於中國者，大矣至矣。〔王氏東華錄〕

此所云流賊之禍，當時父老固敢垂涕泣而道之，至於「虜變視流賊萬萬不同」之禍，則非當時父老所敢垂涕泣而道之也。且當時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焉知不並獻忠建州爲一次浩刼之談乎？所謂「大有造於中國者」，乃於不能盡殺之餘，不得不酌留遺黎，休養生息，以爲當差納糧之用耳。

五　建州與明亡

明末，中國有兩大患，曰建州與流寇。而建之與寇，兩者又相因而動，相滋而長，故當時明人章奏中，往往亦有「虜因寇釁而蹈瑕，寇因虜變而張焰」之說。又檢明清史料各本內之明稿，其起首第一言，大抵總以「夷寇剝膚」，「彌寇防虜」，「虜寇交訌」，「滅虜蕩寇」爲題，可見當時之內憂外患，固並急也。特是彼時之崇禎帝，因視寇若緩，而視遼若急，蓋以建州得罪三朝，結怨已深，故必以雪恥爲志。即當時之爲「守外而失內，擊內則失外」之說者，彼崇禎帝非不顧慮及之，惟重以雪恥復仇之故，所以寧失之寇，而不肯失之建。只聞禦寇之兵東調禦敵，不聞東征之師西向平寇，亦緣東虜爲竊號之賊，流寇爲烏合之衆也。然其結果不但不能制建，反更無以制寇，雪恥報怨徒託夢想而已。茲將禦建影響

所及，舉其最爲顯著者，述之於後。明史盧象昇傳云：

九年……七月，象昇渡浙河而南，九月，追賊至鄖西。京師戒嚴，有詔入衛，再賜上方劍。既行，賊遂大逞，駸駸乎不可復制矣。

按崇禎九年七月，清人自天壽山後入昌平，都城戒嚴，明人謂之「丙子虜變」。據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下：

丙子之變，本兵張鳳翼，自請以身當敵。先是，以舊本兵梁廷棟爲總督，梁由南至，張自京出，敵至雄縣而返，徧蹂畿輔，破數十城，二人但尾其後。敵將出，乃斫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所在有之。二人度敵出，且罹重罪，惟日服大黃取瀉。敵以八月十九日出口，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梁亦卒。及刑部擬案，梁擬斬，張免議。然則梁死爲宜，張之死爲不幸也。

同書卷上：

丙子變將出，以張元佐爲侍郎，撫治昌平，三日尙未行，同時所遣提督天壽中璫，卽日北行。上謂閣臣曰：內臣卽日已行，而朝臣三日尙未動身，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閣臣默然。此年昌平城陷，乃內臣強巡閱御史王肇坤開門納假兵而起內應者，閣臣何不舉以爲辭？豈其讋於天威而未敢耶？

按王氏東華錄阿濟格奏：是役，以六月二十七日入邊，八月出塞，共陷近畿州縣十六城，獲人畜十八萬，生擒總兵巢丕昌等。

當盧象昇入援時，據甲編葉八五四崇禎九年八月二十日兵部題「總理盧象昇塘報」行稿云：

……內稱：該本部院於七月二十八日午時，自襄陽聞命，總兵入援，卽日卽時行。……從河北彰衞，以馳廣、順、眞、保……此時豫楚之賊，如闖塌天老回回等，皆因新頒詔赦，屢次乞降，豫、楚、鄖陽各撫臣，於剿撫大計，又皆殫心悉力，或可得一當也。

按明史莊烈帝本紀：十年正月丙午，老回回諸賊趨江北，張獻忠羅汝才自襄陽犯安慶，南京大震。由此，可知豫楚之賊勢復熾，卽因象昇一去之故。

象昇入援，次眞定，京師戒嚴。九月辛酉，詔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

西軍務。十一年九月，清兵入牆子嶺青口山，殺總督吳阿衡，毀正關，至營城石匣，駐於牛蘭。召宣、大、山西三總兵楊國柱、王樸、虎大威入衞。三賜象昇尙方劍，督天下援兵。以議論不齊，致有賈莊之敗。乙編葉二六七崇禎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兵部尙書陳新甲察其敗沒經過之狀云：

察盧象昇，以守制而奉旨督兵，慷慨身任。先奴在李家橋一帶，力主合戰，以議論不齊而止〔事詳明史盧象昇傳〕。後大賊南下，見城池相繼陷沒，自知罪無可逃，而捨命摧鋒，致有賈莊之敗。臣督宣時，以隨征多半督標之官，知之最確。察臣於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題爲恭報微臣入紫日期等事內云：本月初十日，師次賈莊，楊國柱方在順德調□，□□威方在鉅鹿調回，劉欽先已分發哨剿，惟李重鎭緊隨督師。是夜已沐浴請死，至十一日，報與奴營逼近，督師躍馬前驅，有稟以後行者，卽手刃其臂，自歎受朝廷厚恩，不死何待。各將見督師在前，敢不奮力死戰？當陣亦有斬□，且生擒活夷一名，殺戮亦頗相當。本夜仍回賈莊，有稟以移營者，督師云，此正死所，再移何處？次十二日，奴四面急攻，內外撲斫一處，各鎭將矢盡而奔，而督臣身受數刀數矢死矣。此臣□疏所謂督臣一腔忠憤，亦知衆寡不敵，惟期一死，以報朝廷，果非虛也。

盧象昇當總理豫楚等省軍務時，因其於勦事有效，故豫楚之賊，屢次乞降，所未結局者，僅一安插耳。適值清人入犯，廷議不得已，而徵象昇入援，旣解嚴，則當反而之南，乃又移之於宣大，旋更移之以禦清人，卒因議論不齊，致沒於陣。象昇旣歿，於是朝議又調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入衞，代象昇總督諸鎭援軍。此時陝西之勦局，止須費一番搜捕，則寇事可竟。然以承疇東行，善後竟成夢幻。乙編葉八六二崇禎十一年六月初八日兵科抄出陝西三邊總督臣洪承疇題本：

闖將等賊，屢勦潰敗。……僅領三百殘敗之衆，抱頭鼠竄，誠數年未有之機會。

此時之李自成，其勢已不能復張，總因清人馳突內地，連亡二總督，以此朝廷議調陝兵入援，並令巡撫孫傳庭，亦與承疇俱來。關於此事，明史孫傳庭傳有云：

十月，京師戒嚴，召傳庭及承疇入衞，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總督

盧象昇督諸鎮援軍，賜劍。當是時，傳庭提兵抵近郊，與楊嗣昌不協，又與中官起潛忤，降旨切責，不得朝京師。承疇至，郊勞，且命陛見，傳庭不能無觖望。無何，嗣昌用承疇以爲薊督，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薊遼。傳庭曰：秦軍不可留也，留則賊勢張，無益於邊，是代賊撤兵也。秦軍妻子俱在秦，兵日殺賊以爲利。久留於邊，非譁則逃，不復爲吾用，必爲賊用，是驅民使從賊也。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嗣昌不聽，傳庭爭之不能得，不勝鬱鬱，耳遂聾。

明人嘗言「不有邊兵之調，則流賊無自生。」其後自成再起，卽因秦兵之勁銳，皆隨承疇東行之故。

既而自成衆至數十萬，杞縣諸生李巖爲之謀主，賊一時改變策略，每以剽掠所獲，散濟飢民，故所至歸附，其勢益盛。十四年正月，陷河南府，殺福王。是時羣盜輻輳，自成自稱闖王。二月，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發銀十五萬，以賑飢民。三月朔，督師楊嗣昌，以連失二郡，喪兩親藩，度不能免，遂自盡。自是中原流賊，不可復制。以上見明史流賊傳。

同年三月己卯，淸更發兵圍錦州，關外告急。於是明廷，顧東不能顧西，禦淸不能禦寇，因又大發兵出關援錦。朝鮮仁祖實錄十九年〔崇禎十四年〕七月丙戌：

天將祖大壽，與其弟入守錦州城，淸人圍之。……中朝發十萬兵，以七總兵領之，來救錦州。

明史莊烈帝本紀十四年三月丙申：

洪承疇會八鎮兵於寧遠。

除此史料之外，再檢檔案內，更有明稿一殘件，殘件雖失去年月，但據御批調兵之口氣觀之，似乎亦爲松錦之役而用，不妨並引於後，以見當時徵調之急。

奉御批：這預備調援事宜，保、津、東等處，及宣、大、山西、薊督三協各兵，俱俟臨期飛調。宣督陽懷兩標，整秣備調，已奉有旨。陝督及延、寧、甘、固、臨、洮該督撫鎮，俱着預選精銳，多備芻糧，刻刻整理，聞調卽行。如各處有入援消息，再議奏來。

所謂臨期飛調者，卽急發也。乃此發出之兵，甫越關門，而大同乞勅鎭守回兵捍禦地方之本，又似告急而至。乙編葉三零二崇禎十四年四月兵部行「兵科抄出代王傳齎〔明史作賚〕奏」稿云：

自鎭守王樸，盡挑精銳兵丁東行……適有陽和夷丁潰逃之變，忽又聞澤遼等流寇，大夥成羣，擾攘北向，逼晉逼雲。……臣之祖母與母，聞茲兵戈之擾，復又聞河南等處，俱有事變，憂思不寧，晝夜號泣，臣卽多方奉慰，終不信從，咸云須得大將還兵，然後方得無虞。臣思奴孽鷙伏，兵將雲屯，關寧減此一枝，無損於大，雲疆復得故吾，不啻長城。……伏望立勅鎭守王樸，親提勁旅，回守雲疆，庶一鎭之民生舉安，而地方庶有藉賴矣。

又三月三十日聖旨云：

覽王奏，朕知道了。遼警告急，該鎭正在協勦，不宜輕議旋師，致開規卸。且初到卽撤，得毋往返騷擾，仍稍俟凱奏，使令回鎭雲疆。該部知道。

此時明帝所急者，惟在於擊退淸人，而於中原流寇，反視之若緩。然此援遼之兵，在明廷固已竭九邊之精銳，而淸人視之，反謂爲不過烏合之衆。據崇德六年七月丁酉烏金超哈固山額眞石廷柱條奏困錦事宜疏曰：

祖大壽京都倚爲保障，遭此圍困至急，故南朝日發援兵。臣思援兵，不過烏合之衆，〔後來吳三桂寧遠挫賊，亦是此兵，見乙編葉四六〇。另外參(註一)〕，來一番，挫一番，彼必又添一番，日久自疲，恐非長策！近值八九月間，天氣爽涼，南朝必與我併力一戰。萬一上天垂念，錦州一破，各處援遼之局破矣。局一破，一、二年難以再舉，我皇上無西顧之憂矣。

此所云南朝之援兵，據淸太宗實錄稿錄如左：

崇德六年八月丁巳，上以明洪承疇等來援錦州，親統大軍往征之。壬戌，至松山，陳師於松山杏山之間，橫截大路立營。……上見松山城北乳峯山岡，敵兵立一營乳峯山松山城之間，又步兵掘壕立七營，其馬兵駐於松山東西北三面，約敵騎兵四萬，步兵九萬，共號十三萬。領兵總督洪承疇，巡撫丘民仰，兵道張斗、姚恭、王之楨，兵部郎中張若麒，大同總兵王樸，宣

府總兵李輔明，密雲總兵唐通，薊州總兵白廣恩，玉田總兵曹變蛟，山海總兵馬科，前屯總兵王廷臣，寧遠總兵吳三桂，副參遊守二百餘員。明國諸將，見上親率大兵，環松山而營，大懼。一時文武各官，欲戰則力已不支，欲守松山，則糧已匱竭，遂合謀議遁。

此十三萬大兵，僅言明朝之援兵，而錦州各城之守兵，尚未在內。此數雖不甚重要，然爲參考之用，自乙編葉一一七崇禎七年四月十二日兵科抄出戶科外抄督理關外糧儲曹夢吉奏本中節錄如下：

前鋒征遼鎮總兵官祖大壽轄下，同寧前監軍陳新甲所屬，新奉題覆經制，設立八十三營堡局站鋪，原額官兵六萬九千八百六十八員名，原額馬騾駝牛三萬八千九百四十八匹頭隻。

是此關外七萬額兵，當然吳三桂馬科等兵亦在內，然吾人所欲明瞭者，則是此次除十三萬援兵之外，固尚有一部份守兵未算。

自萬歷四十七年遼瀋用兵以來，第一次建州得志，卽爲薩爾滸之勝，其時明兵號稱四十七萬，實則不滿十萬，後來雖又有幾次大戰，然考其所調援兵，實均無此次援錦之衆。當時清人石廷柱對此，極知明朝兵力已疲，故有「援遼之局一破，一、二年難以再舉」之說。（註二）

此際明帝，對於戰守，既無一定主意，而同時兵部尚書陳新甲，又欲以此次援遼之衆，作孤注一擲之計。明史陳新甲傳：

錦州被圍久，聲援斷絕。有卒逸出，傳祖大壽語，請以車營逼，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數萬援之，亦未敢決戰。帝召新甲問策，新甲遣職方郎張若麒，面商於承疇。若麒未返，新甲請分四道夾攻。承疇以兵分力弱，竟主持重以待，帝以爲然。而新甲堅執前議，若麒素狂譟，見諸軍稍有斬獲，謂圍可立解，密奏上聞。新甲徑貽書趣洪承疇，承疇激新甲言，又奉密勅，遂不敢主前議。若麒益趣諸將進兵，諸將以八月次松山，爲清兵所破，大潰，士卒死亡數萬人。若麒自海道遁。

此次明兵之損失，據清實錄稿之記錄曰：上以出師大捷，撰爲勅諭，遣筆帖式察不害渾達等，賫報於盛京。其勅諭末一段有曰：

計陸地各處斬殺敵兵五萬三千七百八十三名，獲馬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駱駝六十六隻，盔甲九千三百四十六副。其赴海而死，及馬匹盔甲，以數萬計，自杏山南，至塔山，沿海漂蕩，屍如雁鶩。上神謀奇略，破明兵一十三萬，至昏夜，我兵止誤傷八人，廝卒二人，餘無傷者。是時被圍於松山者，惟總督洪承疇，巡撫丘民仰，兵道張斗、姚恭、王之楨，通判袁國棟，朱廷樹，同知張爲民、嚴繼賢，總兵王廷臣、曹變蛟，與祖大樂等，兵不過萬餘，城內糧絕，我兵復掘外壕困之。總兵吳三桂、王樸、白廣恩、馬科、李輔明、唐通，郎中張若麒等，各路潰竄。其餘將士，間有一、二潛遁，未有成隊而出者。

此勅原件，今已發現於殘餘檔案中，載丙編第七十六葉。原件日期，爲崇德六年九月初三日，年月上用「制誥之寶」一顆。原件「上神謀奇略」，作「似此勝算」，朱廷樹作朱廷梠，係宗室，張爲民作張威民，其他異同，不能悉舉。原件因缺字太多，故不採。

援兵之敗，爲八月二十一日，此時明帝，乃又令督師竭力死守。乙編葉三二七同年九月初二日御批兵部題覆各鎮奉令闖圍一本云：

松山蕞爾，殊憂乏糧，督師宜竭力死守，虜撫宜乘機出圍，併城中留兵若干，糧草若干，既已差人往察，俟有確耗，另行具奏。其救援事宜，一面調劉應國水師八千，揚帆松杏海口，或乘夜暗渡松山，以壯聲援，一面責成吳三桂與白廣恩李輔明，收拾餘兵，聯絡杏塔，以圖再進。

據蕞爾松山，守彈丸小地，內無糧草，外無援兵，欲令竭力死守，決無可以久持之理。翌年二月辛酉，松山卒爲清兵攻入。其破陷經過，茲據王氏東華錄揭其全文如左：

肅郡王豪格等奏：松山副將夏承德，密遣人來言，爾兵可於我守禦處，乘夜豎梯登城，我在內接應，以其子夏舒爲質。十八夜，於城南豎梯，阿山旗下班布里何洛會旗下羅洛科先登，衆繼之，我兵於城上巡邏。次早，夏承德部卒，別聚一處，搜敵兵殺之，生擒總督洪承疇，巡撫丘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祖大樂，遊擊祖大名、祖大成，總兵白廣恩之子白良弼等，殲

其兵道一，副將十，遊擊、都司、守備、紅旗、千總、把總等官百餘，兵三千六十三名。夏承德部下男婦幼稚共一千八百六十三名。又俘獲婦女幼稚共一千二百四十九口，甲冑弓矢撒袋共一萬五千有奇，大小紅衣砲鳥槍共三千二百七十三，並繕金珠銀兩段匹衣服皮張等細數以聞。

松山失後，錦州亦相繼告陷，據丙編第八十葉松錦記事殘件云：

三月已卯，額爾克圖等，以錦州歸降捷音至。先是，崇德六年三月，大兵掘壕圍困錦州，至次年三月初八日，城內糧盡，人相食，戰守計窮，祖大壽率衆官出城，至和碩鄭親王、濟爾哈朗多羅睿郡王多爾袞軍前，叩首來降。

又云：

上遣內院學士額色黑筆帖式石圖祁徹白等往諭云：總兵祖大壽部下之人，盡留養之，其他悉誅之。凡係蒙古，俱察出處斬，不可遺漏一人。

此云留養者，謂降人，被殺者，皆係不降之人。又因蒙古兵，爲明協守錦州，故悉察出處斬，不令遺漏一人。自是明之蒙古兵，無復存者。見王氏東華錄致朝鮮國王諭。

洪承疇之率十三萬援兵，出關禦敵，原爲復仇之計，乃因輕輕一戰，不僅復仇未成，反使如許大兵，一旦瓦解，同歸於盡。當時廷臣，因憤催戰失策，故頗爲不平。乙編葉三九七崇禎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兵科抄出南京山西道御史米壽圖題請立斬致陷封疆巨賊一本云：

關外監軍光祿寺少卿張若麒，原屬刑曹，本不知兵。……督臣洪承疇，孤軍遠出，以當積強橫跳之虜，關外之存亡，神京之安危，決於一戰。此何等事，忠臣義士，心胆墮裂，自當虛心與督臣商酌，動出萬全，相機破賊，以寧八城，以全十萬之兵，以抒聖明之慮。何乃賊臣若麒，攘臂奮袂，挾兵曹之勢，收督臣之權，縱心指揮，致使□□，但知有張兵部，不知有□□督，而督臣始無可爲矣。夫朝廷以十萬付督臣者，以其能統三軍之事也。……催戰之必敗，三尺童子可知，若麒即庸頑，寧至於此？臣發其心，不過欲激倖一擲，勝則攬功於己，敗則移罪於人，今必曰此督臣之罪

矣，而身立是非之外，以享清卿之榮。　嗟乎，關外八城，層險重限，拱衞神京，祖宗三百年來之封疆，數十萬軍民之生命，竭天下物力，所養練僅有之精銳，而賊臣若麒，欲博功名，遂立喪之而不恤。……若麒既坐陷封疆，得罪宗社，自當立斬，立謝天下。

催戰債事，（註三）如更進一步論之，當罪之明帝及兵部，因催戰一事，乃出自彼等之主動，此疏所言，不敢明指，故僅舉其次耳。

因松山之敗，於是明帝始有欲和之意，時兵部尚書陳新甲，即因明帝之意，曾兩次遣使出關議和，事已有緒，卒因明帝以不勝文臣浮議而止，同時陳新甲更因此被殺〔參明史陳新甲傳及謏聞續筆卷四周維墉條〕。清主以明帝既不肯加以封號，因又興兵入犯。　王氏東華錄崇德七年十月辛亥：

命多羅饒餘貝勒阿巴泰爲奉命大將軍，與內大臣圖爾格，率師征明。　諭之曰……屢欲與明修好，而彼國君臣，執迷不悟，是以命爾等往征。

既而清人入界嶺，屯聚三河半月，據乙編葉五二二記載，謂都人士尚信爲夷丁。至十一月十五日，奴攻薊州，又隨攻隨破。（註四）　當日兵科給事中方士亮有一題本云：

虜之以偏師綴關外，而以銳師攻三協也，臣等慮之已熟，言之已詳，即聖明申飭，亦不啻再三矣，而一攻即入，雖虜衆兵寡，而在事文武，何以自解？……今調援則無兵，京城已不能爲邊臣計，而但聽邊臣自爲戰守，則京城亦不能恃邊臣，而亟當日爲守禦計，胡馬迅速，不可測也。〔乙編葉四三五〕

此云調援無兵等語，可見松山之潰敗，實爲明朝之致命傷。〔中原流賊不可制〕，不特此也，即偵探亦無人，玉堂薈記卷下：

塞外有鳥，缺後趾，其名曰沙雞，自壬申年入京，有捕得鬻於市者，每來，則邊警應之，蓋古突厥雀也。　丙子，宣邊有警，舉朝無一人知者，上從宮中傳諭，本兵始知其事。　邇來部中偵探無人，斷絕消息，有愧此雀多矣。

又清人此次入搶，更善於乘機，乙編葉四三三崇禎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刑科給事中

光時亨題本云：

虜不乘秋高，其來遲而至甚突者，如我三協之虛，中原之潰也。

按中原之潰，據明史孫傳庭傳，卽郟縣之敗績。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凍且餒，故大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

此回之變，雖云調援無兵，然據參考所得，亦集有數萬，此援兵實力，可以下引記事爲例。乙編葉五五七崇禎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兵科抄出原任山海總兵馬科奏本云：

臣有一種苦情，不得不控陳於皇上之前也。蓋臣原無額設兵馬，止有素蓄官丁五百餘員名，自備馬贏二百餘匹頭，因馬不足，兌騎壞標馬五十三匹，督標馬十匹，宣標馬五十匹。自去歲十一月勦虜，督師臣范志完，撥洽山海撫標副將喻光前，山海鎭標遊擊沈朝華，□□權，副將郝効忠，宣府撫標遊擊丁承忠，宣府鎭標遊擊張繼官等營，併臣內司，共二千有奇。勦虜七踰月，身經二十六戰，斬級二百五十四顆，內有臣親斬頭目二顆。兩軍日日相當，官兵不無傷亡病故，馬□□無□失倒斃，至衝鋒陷陣，臣內丁馬匹，傷亡獨多。虜出，各營俱已回鎭，今見在止臣內司官丁三百七十九員□，□□□備馬贏止一百零一匹頭矣。

按丙編葉一一七洪承疇曰：「明末濫觴無紀，有一將領，只管兵二、三百名，甚至領百餘名，官則一營不下數十員，轉相混冒，不成營制。」（註五）據此可見馬科之兵，不但不成營制，卽就其零星湊集言之，亦實爲烏合之衆。以此禦敵，非避卽潰，乙編葉四八四崇禎十六年正月十三日兵部行稿云：

逆賊蹂躪二東，兩月餘矣。援兵數萬，曾未一角於郊原，卽謂我弱奴驕，未便堂堂一戰，然亦未有出奇埋伏，擊其惰馳，而奪其輜重者也。

最可異者，不但此援軍，不能勦淸人，且須別請他兵，以勦此援軍。乙編葉五四五崇禎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兵部行「兵科抄出眞定巡按衞禎固題」稿云：

畿南經逆奴蹂躪，四府中孑遺無幾矣，惟廣平一府，諸邑幸告瓦全，似差強別府。而逆帥白廣恩，據其地兩月不動，淫人婦女，掠人財物，焚人房屋，百姓死於寨，死於洞者，不知幾千萬人，計兩月來，荼毒廣屬無虛地，

並無虛刻。　臣欲據實入告，慮激變地方，又是劉超一不了事。　……伏乞皇上立賜施行，或從彼勦寇之請，令屬督標，入豫勦寇，或勅行督撫，發兵勦除，庶臣等得便宜從事。　時迫情急，刻不能待，幷祈皇上勿行部察議，臣慮察議之一刻，卽百姓膏血厚野之一刻也。

是此一枝援軍，實又等於爲敵添兵。　再如當日與白廣恩同事之督師范志完，其畏懦無能，亦與白同。　乙編葉四六九崇禎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兵部行「御前發下衡王奏」稿云：

臣於本年正月二十一日，差官賫疏，臣恐道路難行，隨借督師臣范志完塘報人役，合伴同行。　……今有差人逃回，稱說至德平縣被百餘人將章奏奪去，一切差官人役，勿論是非，俱被擒拏，口稱係奉武德道明文，拏住范督師人者重賞，要解武德道。　切思該道與督師修隙要截，猶曰修怨，臣與彼風馬不相及，敢羈絆差官，擅拆密奏，刼去行李，意欲何爲？

道臣至敢與督師修怨，則是督師之威權可知。　按明史范志完傳：

十五年十一月己丑，遼東督師范志完入援，志完無謀略，惟怯甚，不敢一戰，所在州縣覆沒，惟尾而呵噪，兵所到剽掠，至德州，僉事雷縯祚劾之，自是論列者益衆。　帝猶責志完後效，志完終不敢戰。　明年四月，清兵北旋，志完卒觀望不進。　六月己卯，逮志完下獄。

又薊關總督趙光抃，亦因此次入援失事，與志完同日斬西市。　如明史本傳云：

十五年十一月，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州、永平、山海、通州、天津諸鎮，兼督諸路援軍，觀望河間，迤南皆失守，光抃不敢救，尾而南，已聞塞上警，又驅而北。　廷臣交章劾光抃，謂列城被攻不救，退回高陽，坐視淪覆，明年復論不已。　四月，清兵北旋，光抃、唐通、白廣恩等八鎮兵，邀於螺山，皆敗走。　帝聞大怒，旣解嚴，與志完並獲譴，以十二月，與志完同日斬西市。

關於范趙二人之棄市，張怡譚聞續筆卷四亦記之。　張爲當時人，甲申六月十日，始離北京南下，後自稱逸民，故其言尤爲有據。　亦錄如下：

壬午之役，范志完以豫撫受命督師。　志完毫無知勇，直以荆溪高弟，且金

多，多與援，故自邊道不二歲爲督臣。既受事，悃忱畏避，上屢趣以勦擊，志完不應，惟殺掠避難男婦爲功。時雷公縝祚，備兵武德，城守頗固，士民亦用命，志完至，殺掠如故。縝祚憤甚，乃上疏擊志完，云區區危城，臣百計守之，志完至，而驛騷之，煢煢士女，臣百計出輯之，志完至，而殺掠之，乞撤志完，視賊所向迎擊，崇以武德一帶付臣，如有失事，臣甘受死云云。時延儒方用事，詔爲和解之。復起趙光抃於田間，命爲督，當敵前。光抃涕泣誓廟：慷慨自任，時望頗屬之。然名曰督臣，實新設，無一兵。全勝之局，志完敗之，而責光抃以空拳收其敝，勢自不能，復與志完俱死法，人多憫焉。

十六年四月，清人略山東，還至近畿，崇禎帝憂甚。時首輔周延儒，不得已，自請視師。於是帝特降勅嘉獎，勅諭起首，卽曰逆虜匪茹：

四月，勅諭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周延儒。頃者逆虜匪茹，闖入內地，東西奔竄，旦夕狡戰，各督撫鎮道等官，統兵截扼，雖捷音屢報，而大創尚稽，此時不合力勦除，異日且益滋狂逞。卿忠獻奮發，義氣沉雄，自請視師，不避危險，朕甚嘉之。特命卿以原官督飭關、寧、薊、密、昌、宣、通、津、保、涿等處軍務，一切督撫鎮將主客兵馬，並京營兵將等官，關係援勦事宜，悉聽節制，便宜調度。如有逗遛抗違，失誤事機，立行參拏，重者徑以軍法從事，有功的立行陞賞。仍着兵部給事中方士亮，兵部職方司尹民興隨行，監紀功罪，不時馳報，其各督撫鎮官塘報哨報，俱着飛遞科司二官，以憑調遣察奏，不得緩誤取罪。惟卿股肱元輔，績懋勞深，朕方倚賴，不忍暫離，勉從敎請，代朕親行，指日功成，星馳入閣，以慰朕側席竚望至意。因卿登時就道，卽將文淵閣印，攜帶應用，行有懋賞，用酬厥勳，卿往欽哉。〔觀聞續筆卷四〕

又明史莊烈帝本紀云：

十六年四月丁卯，周延儒自請督師，許之。辛卯，清兵北歸，戰於螺山，總兵張登科和應薦敗沒，八鎮兵皆潰。

按明史奸臣傳〔觀聞續筆卷四略同〕：

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帝輒賜璽書褒勵。偵清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既歸朝，繳勅諭，帝即令藏貯，以識勳勞。論功加太師，廕子中書舍人，賜銀幣蟒服，延儒辭太師，許之。居數日，掌錦衣衞駱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部諸臣，責延儒蒙蔽推委，事多不忍言，令從公議。陳演等公揭救之，延儒席藁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溫旨，言卿報國盡忱，終始勿替，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以彰保全優禮之意。同年十二月，以贓發，勒延儒自盡，籍其家。

合以上記述觀之，可見清人之所以坐成強大者，止因當時明朝無人。故寧完我曾有「是我們造化」之言，見天聰六年實錄稿。且清人亦畏死，故極怕對陣，甲編葉九五五崇禎十六年二月初八日兵部行「御前發下御史吳甌中題」稿云：

用兵之道，以知敵爲先。……虜令不攻重壕，並畏順城礮臺，則守城者當知設備矣。虜情畏兵擺戰，被傷棄礮，則戰勦者可以勇往矣。

又云：

審得難民劉海口供……達子復上海州，於正月初二日破城，隨有兵馬來與達子打戰，先用礮打，後用箭射，又用刀砍，一番退了，一番又上，殺得達子避進城內。又將達子帳房燒了，駱駝傷了，掘坑圍困。大呼難民俱來壕裏。……其兵帶半青半紅帽，口說你們百姓被虜來，家裏父母想望，各賞錢五十文，快回去。海問賞錢之兵是那裏的？俱說是小袁銀。

此小袁銀之兵，如自天而下，眞出清人不意。於是清人亦遇強而避，可見清人亦畏死之甚，因之有送銀遣使之事。如同葉又云：

虜被攻打不過，差五十個達子，送□□銀子與兵，衆兵收了銀子，將五十個達子，盡皆砍死，不割首級。

收其銀，斬其人，眞英雄舉動，當時官軍中，無此豪傑也。即有之，亦被劾以去：

陳文偉，武昌人，膂力過人，嘗五更之田間，猛虎撲地而來，乃兩手縛虎肩，而足蹴虎勢，虎死。後應會試，場屋火，以右手抵牆頭，左手持同事

人履肩而出者，幾千人，火勢迫，乃揖後至者曰，吾力至此矣，遂名動天下。後爲山東安邱令，流賊百餘人掠庫，文偉防羣吏，第謹薄書，諸寶藏吾無慮也。羣賊大掠庫金，去良久，問左右曰：賊去幾何？曰三十里矣。防左右以一騎一彈來，馳赴之，問諸賊孰爲首者，彈左耳中之，又彈右耳中之，賊大駭，伏地請死。文偉曰：好爲我送庫金還。羣賊惟命，文偉以一騎尾其後，抵縣，羣賊請死，文偉曰：我何有諸賊奴，各杖三十遣之。文偉自負拓弛，意不以見功也，御史以縱賊論劾，免官罷歸。〔劉獻廷廣陽雜記〕

以不殺降之人爲縱賊，則是殺降者，好人又不肯爲之，於是好人始不敢出頭，而清人之得志，卽在於此。然一遇利害之小袁銀，則又畏之如虎，於是「申戒士卒，勿與流寇交惡。」按小袁銀，又作小袁營，衆號四十萬，其兵所至，秋毫無犯，民稱爲佛兵。〔乙編四七九〕

又按，小袁銀鄉民旣稱佛兵，則是官兵之害民可比較知之矣。國榷崇禎元年五月己丑熊明遇疏：

至殺路人，發塚中新死人顱，以盈功數。甚至有修功匠，能改婦人屍作男形者，而匠以修功名，可笑亦可恨也。

又王氏東華錄天聰八年八月丁丑亦有一條，言及此類欺罔之事云：

爾國臣僚，一味欺罔，每當我兵入境，自戮剃髮漢人，虛報斬級千百。我國若果傷折百千，兵勢豈能常振耶？

此所云自戮剃髮之漢人，卽係自彼中逃回之難民。諺曰「以自己拳，搗自己眼」。諸如此類，不一而足。當日明帝乃指望此輩雪恥除兇，如何可能？乙編葉四九九崇禎十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諭兵部云：

屢據奏報，奴衆已入絕地，此正天亡逆虜之時。督師薊督及該撫鎭等官，亟宜殫力同心，定謀奮勇，盡殲醜類，招散難民，雪恥除兇，端在此舉。通候上賞，立畀有功，一切機宜，皆不中御，如或稍生逗玩，致失機時，大法具在，朕豈能私？

此時明帝之聖旨，仍已無若何效果可言。乙編葉五四六崇禎十六年五月初十日兵

部行「兵科抄出京營總督吳題」稿云；

據神樞一營左副將李守鑅報稱，……探得奴之前哨達子，已於四月二十六日，闖開牆子路口，見今輜重俱在口裏葫蘆峪地方，陸續往口外行走。其斷後餘賊，往來倒撥，頂截官軍。

又聖旨云：

奏內虜輜陸續出口，此時料已盡完，城守各兵，應□漸撤，以省靡費。卽着議奏。

是知此回清人出口，當又似往日有「百官免送」之言。 禦敵之結果如此，亦可慨已。 時中原流賊，更日逐日熾，楚豫盡陷，請援無兵，明帝竟至措手無策，惟對廷臣隕涕。 明史吳甡傳：

十六年三月，帝以襄陽、荆州、承天連陷，召廷臣隕涕，謂甡〔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曰：卿向歷巖疆，可往督湖廣師。 甡具疏請得精兵三萬，帝諭以所需兵猝難聚。 ……大學士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皆其兵，甡言臣請兵，正爲督撫無兵耳。 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 尚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甡。 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敵退，始可調，帝命姑俟之。 甡屢請，帝曰，徐之，敵退兵自集，卿獨往何益？……蔣德璟謂倪元璐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言相慰者，試之耳。 ……甡卒遲回不敢行。 部所撥唐通兵，演又請留之，關門不可無備。 甡不得已，以五月辭朝，越宿，忽下詔，責其逗遛，命輟行，至七月，敕法司議罪，十一月，遣戍金齒。

據上引記事，可見此時明帝，已無可如何。 尤可歎者，卽唐通馬科等之零星殘兵，既須倚之北征，復須調之南援。 由此更可知明朝此時，已無將無兵，故倚重此輩至此。 所以當時之清主，對於破壞明朝之成功，頗自鳴得意，度明有必亡之兆。 王氏東華錄崇德八年三月丙申諭朝鮮國王李倧：

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 何以言之，彼流寇內訌，土賊蜂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掠地，莫可止遏。 明所恃者，惟祖大壽之兵，並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疇所領各省援兵耳。 今皆敗亡已盡，卽有新兵，亦僅可充

數，安能拒戰？ 明之將卒，豈但不能抵禦我師，反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賄朝臣，詐爲己功。 朝臣專尙奸讒，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 以此觀之，明之必亡昭然矣。

同書同年七月丁巳，又一諭曰：

明百姓三年饑饉，禾稼不登，人皆相食，餓死者什之九。 兼以流賊侵陵，土寇刼掠，皆離鄉井，棄田土而去，榛蕪徧野，其城堡鄉村有居民者，又爲我兵所破。 ……我兵所向，力莫能支明之國勢，已如此矣。

此時淸人因知流賊之勢已大，故度明必亡。 迨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兵逼山西，崇禎帝臨朝痛哭，因從大學士李建泰之請，命爲督師。 建泰以宰輔督師，兵食並絀，所攜止五百人，甫出都，山西已盡陷，建泰逗遛不敢進，嗣更投降於李自成。

繼而自成分三路入犯，以三月十八日晡抵都下。 是夜，帝遂自縊於煤山，太監王承恩從之。 據馮夢龍弘光實錄，帝臨死之時，遺一血詔，血詔第一句，卽以虜爲言，可見明帝恨淸人之入骨。 如云：

虜陷地三次，逆賊直逼京師。〔明史於此已刪去〕

此種字面，最爲明白，蓋卽曰「虜而寇，寇而復虜」之意，亦卽「虜因寇釁而蹈瑕，寇因虜變而張焰」之確證。 至明帝平日「虜寇交訌，昕夕靡寧，」以及「逆奴匪茹」等類之上諭，據檔案及各書，記載甚多，不能盡舉也。

總觀以上之事實，可見自成之陷都，實因明朝之財盡人空，而明朝之至此，實又由於淸人之爲流賊造時勢。 且淸人固嘗親語流賊曰：「爾等激而成變，我來亦正在此。」 卽此，更足證明建州與流寇相因相用之歷史矣。

又按三月十九日，卽無自成之陷都，而其時明朝之甲申「虜變」，亦必有之，因多爾袞致書自成之日，卽已統領傾國之衆，牧馬關下，似又有「虜因寇釁而蹈瑕」之勢。 據謏聞續筆卷二，謂將俟秋高深入，然據多爾袞致吳三桂書，則有「破釜沉舟誓必滅賊」等語。 所謂滅賊者，蓋卽於滅賊之後，而乘機滅明也。或者不能滅賊，卽進而勾賊，亦勢所必至。 如後來李自成丞相牛金星父子之得官與保全，便是一例。 丙編葉六一八，順治四年八月十九日吏科給事中杭齊疏以爲

牛金星乃天下元兇，當時有一題本，至以孽黨不容漏誅，名器不宜久玷爲言。 據此，可見清人之破壞明朝固亦「昕夕靡寧」也。 及崇禎帝自殺，於是流寇又爲清人造時勢，因之清更乘機而覆明室。 建州與流寇之相因，結果如此。 後來自成等徒蒙做賊之名，而清人反掠「救民塗炭」之稱，豈得謂平？ 所以當時孫可望即慨然曰：「我輩汗馬二十年，破壞天下，張李究無寸土，而清享漁人之利，甚無謂也。 我當挈天下，還之明朝，一雪此恥耳。」〔小腆紀年〕孫可望且爲之慨然，李定國亦由以反正，然而晚矣。 夫流賊者，蠢蠢無知之徒，責之何益，今略識之，以見其徒爲異賊作驅除也。

(註一)石廷柱所云「烏合之衆」，固係一部份之事實，非烏合者，亦可舉例記之。 乙編頁一〇八，崇禎六年七月初六日旅順口之戰，當時達子馬步二萬餘，二戰三挫，一日之內，即被明兵殺死者四千餘名。 此一戰役，完全由於清人之勾結孔有德耿仲明等而起。 此役石廷柱亦身與其事。 甲編頁七六五，其時石氏因遭受重創，至於密傳達子將孔耿二賊圍住要殺，可見清人受挫甚大。 此事清官書並無一字之記載，只在內閣大庫檔案順治十三年三月三日刑部殘題本中，稍可以見之，因殘本內曾記所謂擦喝哈親叔克爾木出征旅順口被礮打死之狀也。 由此足徵當初清人在旅順口所受之挫敗，固係眞情實事。 而如明兵之能戰其非盡皆烏合之比者，自亦不難由此證明也。 所不幸者，總因遼人叛將之無數，加之後來愈勾愈多，即如石廷柱本爲明朝人，叛明之後，乃有石三達子之稱。 甲編頁四七所記「天下視遼人如眞滿洲」，殆即指此石三達子等而言。 凡此眞滿洲，自甘心做賊之後，於是與明朝不兩立，而明朝之亡，蓋即亡於此輩之手也。 試舉松錦一役言之，亦緣此輩爲清人前導，故總長驅無忌，一戰而下松錦，此又清人得力於勾結叛徒之明效也。 勾結遼人叛將，大概俱令石廷柱等爲之，見王氏東華錄天聰五年五月庚子。

(註二)「難以再舉」，而只以一、二年爲望，然則一、二年之後，又當如何？ 自然不外即指明人仍可再舉。 惟其如此，故清人於大明，最怕君明臣忠，如云「倘換一好人爲帝更爲不便」。〔甲編頁五九高鴻中奏本〕蓋清人深知明朝衆大，疆域萬里，只要有君有臣，復遼亦非難事，因而彼等始爲此「更爲不便」之言。 由此不便之記事，可見清國亦自知以小敵大，即「遼土一隅之間」敵「疆域萬里」，終非好事。 於是顒望求款，亦始終一毫不懈，直至崇禎帝未自殺之前一日，多爾袞固猶有求和之言。 由此足以證明其時之大勢，則優勢在明，而劣勢在清。

(註三)當明廷未有催戰行爲以前，關於洪承疇以守爲戰之策略，因可以自由自主爲之，故能展其抱負，屢挫清人。 其時洪氏有疏云：「今有此幾番戰勝，軍聲已振，解圍有望，目下惟候機緣一湊耳。」 再合諸書之記載觀之，如乙編頁三二，如丁編頁六七四，如朝鮮仁祖實錄十九年九月庚辰及十月庚戌，如羅氏史料叢刊日錄崇德六年六月乙酉，如王氏東華錄崇德七年九月辛丑，皆記有清人戰敗之事。 或言擒斬及虜一千五百餘級，或言七鎮有血戰斬級之功，或言清國大將三人降二人戰死，或言人馬中傷甚多，或言清人兵馬死傷甚多，或言九王請濟師於汗，汗使八王率騎赴之，或言八王有曰，與其

勞苦至此，不若遁走，或言汗憂憤嘔血。 以上情節甚多。 當此之時，清國之命運，可謂極爲危險。 不幸君暗臣奸之明廷，不許洪氏之自由主張，惟圖以僥倖取勝，盲目催戰。 一面又更以毫不知兵之[illegible]若麒爲監軍，掣洪氏之肘，奪督師之權，於是洪氏始無可爲，致有松山之敗。 此實清國之大幸，而爲明朝及洪氏之大大不幸也。

(註四)清人每次深入，每次陷些城池，每次俱飽掠而歸，此些情節，亦自有故。 因爲清人雖曰每次深入，然每次都不敢獨自直入，每次都有很多之遼人叛將爲之前導。 遼人叛將之外，更有內地之奸細，亦爲當時禍害。 例如每次敵騎臨城，每次總有些城池，不是奸細內應，就是由於大家巨室，爭先逃避，「以爲民望」。 所以敵騎一到，立見土崩。 最可異者，莫如明季之君臣，因爲彼等從來不知愛惜人才，所以又往往視城池百姓如兒戲，不是委託不得其人，便是設備全無，因之敵騎一至，每每有些城池，直如土賊扒城一般，隨到隨破。 如薊州、清苑、兗州等城之失陷，皆此之類。 至於守城之情節，據明人嘗言「有民不患無兵，能守即不爲弱」。 而此能守之辦法，亦最簡單了當，只須城上有大銃，以及決心爲城守之計，「奴兵雖强」，便亦不敢近城矣。 例如己巳之役，敵騎三萬圍攻昌黎七日而不下，其時昌黎城內僅有若干之鄉兵，別無其他之援軍，徒因縣令左應選一人，決心爲城守之計，於是此三萬鐵騎，便不能如之何。 又如壬午之役，灤玉之圍城，敵亦數萬衆，三番圍城，前後半月有餘，卒亦不能如之何，且被焚死打死之數甚多。 因而彼等自中相謂曰：「我們要走，你們要攻，不吃這虧，還不肯走。」 而此吃虧之情事，尤以壬午之役爲最多最普遍。 是以此役之結果，據乙編頁四四九：「虜茲入犯，得志則圖，不得志則飽颺而去。」 至是清人猶不能得志，而只飽颺而歸，則清人果强與否？ 亦可由此判斷矣〔以上俱詳拙著「清入關前之眞相」〕。 總之，清人之破壞明朝，前後凡三十餘年，彼之力亦疲矣，〔清主於此，嘗比明朝爲大樹，見王氏東華錄崇禎七年九月壬申〕使無甲申之變，彼之於大明除爲流賊造時勢而外，果何所得哉？

(註五)「不成營制」之將領，僅指當初之偏帥而言，然亦原有一部分好兵，固又與之絕反者。 例如周遇吉之善戰，最值稱贊。 壬午之役，嘗以五百人擊敵於楊柳青，自辰鏖戰及酉，其夜清人之大兵卒徙營北去。 此一戰，可謂眞正血戰，即清人入關之後，猶常常舉此以告人，見池北偶[illegible]卷七。 又丙子之役，周氏即嘗數血戰有功，見明史稿周遇吉傳。 其實善戰之人，周氏之外，其事正多，今不必煩舉，但言清人畏兵之狀。 據[illegible]筆卷四，有「每驚聞官軍至，則齒上下擊如啄木」，及「面慘淡無人色」等語。 畏兵如此，可見明人亦非易與，當時之清人，最畏此等兵。 因爲如此，是以往往又更有許多遇强則遁之記事，乙編一至六凡六本，每本皆有之。 「不成營制」之兵，焉能如是。